

文 學 叢 刊

達 生 篇

萬 迪 鶴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目錄

達生篇

..... 一

鼻子

..... 七九

王教授歸家

..... 一一三

達生篇

左第一章 估計一個人的價值

那是一種很可靠的估計：他存在的價值是用屁股來承

受刷毫的皮鞋尖，狠狠得叫大家喫過飯後發一回笑。

雖然長一有過很多的希望，想過很多的計劃，可是這些，都不曾在他面前實現過。他的命運好像一塊爛了的銹鐵樣，從來就沒有發過光彩。

他是一個粗人，不會喫過夾肉麵包，不會做過細緻的工作，也不曾讀過書。他的兩條臂膀異常堅實，就靠了這個吃飯，養家；面孔很長，那輪廓看去，彷彿是一個馬臉；鼻孔裏鼻毛有的伸在外面；眉毛濃厚而不規則，正像用來擦過皮鞋油的爛毛刷子。

當他的年齡正在二十四歲的時候，他就有了一個老婆；老婆的年齡看起來比他的還要大一點，她的姿態上的第一個特點就是臀部突出，翹得很高，第二個特點就是有一個吹火筒嘴，常常歡喜嘰嘰咕咕地講話，要是被他捶了一頓，她的那張嘴就立刻閉了，兩角下垂，就像因子分解裏常常用到的一個括弧線。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替工廠裏沒有家眷的小職員們洗洗衣服，有多時間，她便挽了一個籃子，籃子裏面放一個小櫈，放一些白色青藍色的布頭布角，到街上去替一些巡丁老總們補補襪子和襖衣；一些老總們圍攏來的時候，有的要伸手來在她那肥臀上擰一把，她就不免要叫一句『喔啲，』坐下來，便有許許多多的生意好做。

長一老早就在工廠裏替職員們燒飯，他是火伋，他的工作就是燒火，淘米，鏟鍋巴，洗鍋。在鐵鍋米袋乾柴籬筐中間，消磨了他七年的歲月。

整整的七個年頭了，他並沒有對於自己這樣的生活喊過不平，好像一切都是必然如此，不得不如此，而且很合理一樣。

他不喫酒，也不喫烟，就只喜歡約幾個人，賭一點子博；這個事情，在他，很難得說是一種高尚的消遣，也不能算是落後的嗜好，說他想去弄旁的人幾個錢大約是很對的。不過事實上每次總是他把錢送得光光地纔回來。

有的時候，他很歡喜和自己的女人打架。不——實際上是他打女人，女人推他的打。這原因，追究起來並不是他怪女人被人家擰過了，失掉女人所應守的本份；也不是憎惡女人的腰像吊桶樣一點也不妖嬈。他用那薔蘿葡般的手指，捲握成拳頭去打自己的女人。多半那是錢給旁人贏去之後。

有一次，他在廠裏的庶務處領來一塊四毛錢的賞號，他一領了來就放在荷包裏，但是他覺得這幾個錢所能設做的事情太少了。所以在荷包裏還沒有放熱，就去清清楚楚地送到另外一些人手裏去了。於是他暴出滿頭滿額的青筋，從人堆裏鑽了出來。

「他八代祖先的！」他心裏想。

他原是想贏旁人幾個來充實一充實自己的荷包，可是這樣一來是他的錢教旁人弄去充實，「自己」的荷包去了。在回到家裏去的路上，他很懊喪；不過當他鑽進自己房屋裏的時候，落在心裏的那種懊喪的成分，都化爲烏有。這就是說，他對於自己所做了的什麼事，他不願意去老是追悔；這是他那樣的一個漢子應有的而且是不可少的性格。他拉了一條板櫈靠了桌子坐下來，用那粗硬的指頭，敲在桌子上：

「在裏面做年飯——快一點！」

他的女人從房裏將飯菜捧了出來，放在他的前面。

「米缸裏還只剩得半升米！」她說，似乎對他粗裏粗氣的舉動還有點抗議的味道。

女的說了這一句，剛扭過身來預備走動。

可是好像他的計劃是預定了樣，他沒有去管女人講些什麼，只是用鼻子去嗅

噢那碗裏的飯，看找不出什麼「由頭」。

「怎麼？飯燒焦了！」

想到這是出氣的好機會，便自然而然地抖起一股精神，將自己的右腿提起來了。

「燒的好飯！你糟塌老子的米！」他一面喊一面捶桌子助威，並且順便照女人的臀部一脚踢去；沒有踢得準，那隻脚所使的氣力都落在女人的那隻大腿上去了。用脚來踢自己的女人，他還是第一次。

他從沒有忘記過在廠裏有一回，他也是燒焦了飯，有人喊他上去罵了一陣；他正在推罵的那當兒，另外却有一隻腿，一個擦得刷亮的皮鞋尖，很有力地踢在他的屁股上。他看那脚上雪白的襪子，正是他女人洗的那種羞辱鞭打了他，使他張惶失措，無可抵抗地捧着那被踢的臀部，溜到後面廚房裏去了。他教人踢得頂門發炎，心頭冒火，可是他不敢回半句話，只是到了再燒飯的時候，一心一意地再也不去想賭

博贏錢的事。

可是今天他採用了同樣的方法，想來制服女人，却沒有收得良好的效果：這個並不純善的女人，開始大叫不平了，不獨大叫不平，並且指在他面前大罵：

『你這臭雜種！死王八錢賭輸了，就回來打人，老娘的這條命不要了，老娘和你拚命！』喊着，便一頭撞了去。

這樣一來，他滿肚皮裏的火都跑上來了，他順手掣起一根桑樹麵棍，對準老婆劈頭就打。

『你這——』

不知道是他用力過猛，還是女人的頭生得太欠結實，這一下打去，可被他在那前額上打出一個洞，那鮮紅的血湧出來，就好像一個破皮球灌了水之後讓人擠了一下。

『啊啾！』女人這樣喊了一聲。

他心裏曉得闖了禍，趕緊丟下麵棍，跑到她那裏去想替她按住那傷口。但是女的以爲他再跑攏來是再要下毒手了，於是拔腳就往外跑。

『救命囉！打死人了！』女的一面跑一面大聲地喊。

這個事情使得他突然不大好過，可是他想不出一個挽救的辦法來，他望着那碗並不怎樣焦的飯怔了一會，末了，安慰自己似地喃喃地說道：

『老子輸了錢，你還要來犯老子。』

他這樣說了一句，覺得自己這一方面的理由十分充足，於是捧起那碗飯來便喫。

頭破了的，女人站在外面，一會功夫，便圍上了許許多多的男男女女，有的在咒罵，有的在嘆息，有人把這當作很嚴重的事，跑去喊了巡捕。巡捕來了之後，他的飯也沒有喫成功，便被帶出去了。在行裏坐了三天，事情過了以後，女人額角上添了一塊大疤印，他被扣了三天的工薪，還賠了兩吊多錢的藥錢。

從此以後，用在女人前面的威風，使無形地滅殺了許多；因為這件事情的說明，使他明白了用麵棍打自己的女人，並不算是一件聰明事。

像這樣的一對男女，由一個高等人——不，就是一個身上略略沾有一點高等氣分的，如像工廠職員之類的人來看，他的存在的價值，僅僅是用屁股來承受刷亮的皮鞋尖，狠狠地讓大家發一回笑。

左第二章 有了孩子以後

許多有價值的學說，都以爲向上爬的意識，是小資產階級的。可是我在這裏却要證實一下向上爬的意識，並不是單獨屬於小資產階級的。

長一的住宅和許多工人的住宅連在一起，這地方，是有山又有水的形勢：他房屋的坐落後面是山，前面臨了一條小河。

當都市裏的小菜場收過市，那馬匹拉着笨大的木斗車，悠然地踏着懶散的步子，在荒僻的馬路上踱過。那街堂垃圾箱裏的穢物和小菜場裏的渣滓堆，便藉這笨大的木斗車一車車地裝了來瀉在此地。這裏面，有萵苣頭，有白菜葉，鷄腸，破布，肉皮，煤屑……一天復一天地堆起來，便形成一座位置在長一屋後面的小山。他屋子前面的河，河床有兩丈來闊，它的深度，誰也沒有去量過，黑色的水面，飄浮着泡沫，沸騰

了似地，翻着臭氣，篙撐下去，軟軟的探不到底。長一家裏的門一開開來的時候，便要看見三兩隻蠶船，靜靜地彎着，在那水涸泥深的河溝裏。

這地方，頂適宜於病菌的生存與蕃殖，可是對於長一，這個算些什麼呢？他老是那樣：有闊的胸脯，粗的臂膊，他是一個鐵樣的漢子。

對於這樣的住所，他也像對於工作的態度一樣，從不會發生過厭棄的感覺，好像這也是安排好了的：必然如此，不得不如此，而且很合理一樣。他呼吸這裏的空氣，生活着，很起勁地，就如同一個勇敢的戰士一般，在人生的道上前進。

自從女的替他養了一個孩子，他這纔感到女的這個東西的好處，不僅僅是在燒燒飯捱一頓打；有了孩子以後，他不獨不會去用麵棍打自己的女人，就是可以使他和女人之間發生齟齬的賭博，也戒掉了。他雖然不能像一切很有教養很有身份的丈夫樣，和自己的女人做出特別要好的神氣，可是比起他的先前來，他對待女人的態度，已經是客氣得多了。

他的孩子有四歲的那年，他正是三十一歲。他面上的鬍髭都透過櫻色的腮幫子長了出來，就同一個板刷一樣刺人的眼睛。可是這正是他行時的年份，他從燒飯的火仗被調到工廠的煤房裏去了。他離開了米籮飯鍋的生活，每天環繞着他的是疏爐鈎，圓鉞，黑亮的煤……

在兩丈多寬的煤房裏，在懸崖絕壁一樣的鍋爐旁邊，他們在這裏工作的同伴一共是四個：老通，姓張的，還有一個矮子。他們交替地工作着，坐在窄而又髒的木板檯上，抽一袋煙，講兩句粗話，摸摸鐵壁上的螺旋釘，汗浸在身上，手上，頭面上，再撲上一層煤灰，人便和垃圾一樣齷齪，發出鮑魚的臭氣來，用圓鉞去鏟煤，用鐵鈎去爬爐齒，用當火夫兩倍的氣力，可是當別人問他怎樣的時候，他總是點點頭，狠狠帶一股勁地說：

「還不差。」

或者用點點頭來表示這個幹得。

對這樣的工作很抱好感的緣故，當然不是因為汗流得多；流汗的事，只能殼使他疲勞，其所以叫他有了那種表示，那是受了另外一種力量的支配。這種力量，不獨支配了他的觀念，並且在推動他使他工作得十分賣力。這個力量就是報酬比以前豐富了。那熊熊的火光，正燃燒着他的希望：從那火光裏給他看見的是袁世凱的頭，孫中山的頭，圓的，亮晶晶地閃着光。還有他的孩子，從火光裏，他看見他的孩子在逐漸地長成，長成一個和他的地位完全兩樣的人物，一個很出色的姿態；他彷彿看見孩子長大了也能殼坐在寫字台跟前，穿的是擦得刷亮的皮鞋，而這穿皮鞋的腳，能殼爲了要表示自己的尊嚴，也會踢在另一種蠢人的屁股上。雖然在他的心裏，多少有些憎恨用腳踢過他的人們，可是這正是地位的優越啦！如其是自己的兒子也能大大方方地那樣去做，他還有什麼不歡喜的呢？

每在他陷進這樣的一些想像裏去的當兒，他便全身更要有勁，即使坐在條櫈上，也會擦擦自己的拳頭。同時他望望這些朋友們，揀着年紀最大的老通叫起他的

注意來問道：

「喂！老通，你有幾個？」

可是老通咬着牙齦發氣罵人的時候是有的，講到身世的時候，老是搖搖頭不談那個。這幾個人當中，對於現狀還感到興緻的，只有他長一。

換班的時候一臨到了，他便牛脫了軛頭似地全身輕快。從壁上取了自己的上衣和腰帶，和頭和腦地擦了一把汗，籠上外衣，扎緊了腰帶，從那水門汀的門框裏隨着一堆人擁出去，拖着幾分疲乏的身軀，趕回到自己的家裏，看見了孩子，便一把搶到手裏，迎起來，用那板刷樣的面孔親着。

孩子的臉被鬍子刺得痛，便呱地一聲叫起來了。於是他就用兩隻膀臂將孩子揚過頭又落下來：

「這樣——一！」他把孩子撐上去。

「這樣——二！」他又把那孩子落下來。

就那樣一二二地，那孩子就不哭了。

『替老子長得快些囉！』

他又將那孩子撐得高高地，高過自己的頭腦。

在他的思想裏，真有那麼樣的一個懇切的希望，希望這孩子長得快一點，長大；爲他爭一口氣。對這又一代的人，他時時刻刻在那裏將自己的命運和他比較着；他記得自己小的時候是沒有父親的孩子，母親告訴過他父親是一個窮秀才，很早就死去了，父親一死過，家裏是窮得連一床破絮也沒有了，她使用一塊藍布把他攬在背上，逃到這大都會裏來求乞，他的命根很牢，受得磨折，不到多少年他使是一個很有氣力的後生了。母親死過之後，他在軍隊裏當過「長伕」，流浪了幾年，竄回到這大都市裏來，直到現在，他是十六塊錢一月的工人了。他的不幸是缺了一個父親來培植他，對於自己的這個孩子，他可要盡一盡做父親的責任。

『只要我有氣力，我一定不讓他學我。』他這樣說。

這話的意思，就是說：他要努力使得自己的孩子不要陷進自己同一的命運裏去，說得更具體些，就是他的屁股翹給人家踢，而自己的孩子長大了，不要學他一樣也翹把別人踢。像「長」這樣的一個希望，是反應着一段生命裏極悲哀的一個記憶的呀！所以，人類如其是願意來理解他的時候，也能設說他是滿意於自己的生活麼？每當有什麼人來逗玩着這孩子，他老是不憚煩地重覆這句：

『我一定不叫他學我！』

老實說，他這個意見並不是一個很平常的意見，許多「茅屋出公卿」的傳奇，便是一個好例子。他預算過他的世界，十五年之後，他們會大大地翻一個身，這種關鍵全落在自己和又一代人的身上。

悲哀的記憶和堅強的固執，交織成這樣的一種信念，他將這個握得非常之緊，他用來第一個就克服了朋友的非難和嘲笑。

左第三章 知與行

知與行能否合一，許多的學者們都把这當一個問題在討論，這裏並沒有另立一說的企圖，單是說明了一下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在這裏有點不適。

從前——提起從前來，長一總應該有點人情冷煖那一類的感覺的吧：那個當火仗的年代，那是多黯淡的一種歲月！八塊錢一月，鍋巴可以拿一點回來，機會好可以偷得一點米，一些人誰都不把他瞧在眼裏似地，撞見了連招呼也不打一個。現在可不同了：他是一個正式的工人，在一道工作的人們，固然是和他來往得很親密，就是在別一部份工作的人們，也有很多和他做了朋友。在這些朋友之中他頂佩服的那要算王得。

王得懂得的道理真多！在長一看來，王得真是一個博學多能的人物，凡是長一

所解答不了的問題，他都給他以解答。凡是長一平時所不注意的事物，他都提起他的注意。最要緊的是王得使他知道這個世界有兩種人的存在：王得使他知道，一種人就和自己一樣，要一天到晚賣氣力，弄得筋疲力盡，弄得一身的臭汗，仍舊養不活一個老婆，有的時候，自己還不免要被人家一脚踢得發火，而自己却只能穀黍然地讓屁股去承受着。除了這一種人而外，還有另一種人，另一種人是怎樣呢？他雖然沒有去和這另一種人往來藉以觀察一下他們的形態；可是，經過王得的解釋，他現在也知道，那是很有權威的人類，他們能夠坐着不動，而世界上一切都是屬於他們的。他們什麼都不做，便有最闊氣的享受，這種享受，都是出汗在就和自己一樣滿身汗臭的人們身上。因為王得的解釋，他還知道那些頭梳得光光的皮鞋擦得刷亮的先生和掛了手鎗拿了警棍的巡捕，都是被另一種人請了來的，他還知道他們所做的工作，就是叫這些流着滿身臭汗的人們喫了虧不要叫屈，不要想別的心思。王得又告訴過他，如果世界不大大地變一下，他們永遠只能夠出最大的氣力，得最小的報

酬，他們的老婆只有永遠提了籃子替人家補襪子去，而自己的脚後跟却露在外面讓北風吹出裂口來。王得還握着拳頭很堅決地喊過：

『要找出路就只有這樣。』

這樣是怎樣呢？雖然王得還沒有使他了解得十分透澈，可是他至少也猜得出一個八成大約總是要叫他媽的一些壓在自己頭上太快活了的人喫點苦。

可是王得的偉大還不只這：

他還記得那一次小三子爲了一雙破鞋和撐糞船的阿二打了一架，小三子的氣力到底來得小，他給阿二把臉打腫了，鼻子打歪了，這種事本算不得什麼，可是給王得捉住了便說了一大套的理由，他給小三子包好了傷，還送他一雙鞋。那一番話，句句都在道理，誰聽了也點點頭，小三子本人追悔得幾乎吊了眼淚，就是撐糞船的阿二那樣倔強的漢子，也低了頭覺得慚愧。

不僅是這，王得還能醫病，他是學過醫的，在這裏，誰有了病總是由他來充當醫

生的職務，可是從來沒有得到什麼報酬。他的體格比一般人強健，身材很高，臉上有幾點紅斑，他沒有父母，也沒有女人，就是光人一個，在這工人住的區域裏，對他幾乎沒有一個人不尊敬。

距離長一的家有二十多碼的光景，越過一個垃圾堆成的山，越過一個火場，便是王得的住所。每天，有了閒空的時候，王得便跑到他家裏來談天。談天，那是些怎樣的內容呢？那當然不會是股票的漲跌，或主義上學術上的爭論；也不會是今年文學獎金屬於誰，或者明星小姐華貴的臀部 and 曲綫。他們住在這裏的人，根本就沒有這樣漂亮的生活和感覺。所以討論的只是一些卑小的粗俗的事件，屬於他們自己生活範圍以內的，如像柴的貴賤，米的漲跌，鹽的市價，怎樣纔可以叫一家人把肚子裝飽，怎樣纔能夠把落雪的天氣度過。說得了當些，就是他們還有一口氣在，他們要爭取生存，他們要得到一個人所應有的權利，如其一個人生活着是免不了鬥爭的時候，那他們所談的一些就是對誰的問題和如何的方法了。這些勞動者們，好像在娘

肚皮裏就安下了這樣的一個壞胎子樣：他們不願意又要流汗又要硬着頭皮去餓死。但是像這樣最平常不過的一些話，在又一些人却把這當作危險和犯罪，所以有頭梳得頂光皮鞋擦得刷亮的職員們的監視和欺騙，有警棍和手鎗的威嚇，不過，在他們這裏談談又有什麼關係呢？這裏沒有富人的財產和資本，這裏的天下是太平的，看不見武裝巡捕兇狠的面容，也沒有包打聽的黑袍背影，他們這樣的一些家常話，滿可以放心大胆地談着。

長——他本是有自己做人的哲學和主張的人，就是交壞了這些朋友，常常就那麼樣談啦談的，好像談上了癡一樣，弄得他有點搖搖不定似地，不能十分把握得住自己原有的主張。老實說一句：他受了王得的蠱惑；因此近來他也感到這個世界太不公道的了，他覺得也非來它一個什麼不可，每當他們談這些話他聽得上勁的時候，有的人便要攀着他的肩膀問道：

「你說，——可對？」

『怎麼不對？我們都該那樣！』他這樣回答，一面拍着自己的大腿，張開那大而厚的嘴巴，顯得很有激昂的情緒。他似乎已經知道他們做人的哲學，是應該抱怎樣的一種精神纔有出路。他這種回聲總要惹得朋友們都翹起大拇指來恭維他一陣。但是在口頭表示得很激昂的人，在行動上常常是表示得不激昂，長一自然不應該就來破這個例。所以當有所作爲的時候，他就把平時說話的那種堅決的態度藏了起來，他不幹，他只站在一旁觀望，好像天特意生下他那樣一副性格：他很害怕，他害怕圓光的警棍和烏亮的手鎗。

他的態度是錯的麼？不錯呀，有一次便給事實證明了：

×月間的那一天，住在他隔壁的小三子忽然失了踪，小三子的媽把一對眼睛哭得像兩個爛了的桃子樣，看不見走路。王得出進的時候，用白布綑了頭。對於這事，他有點詫異了。爲什麼一個好好的人要失蹤呢？爲什麼一個好好的人要用白布綑頭呢？白布綑了頭，這當然不會是爲了愛俏。他問過王得，王得只是含糊地說是頭痛，

到最後，他在李老頭兒那裏纔聽出這樣的話：

「什麼示威，示威呀，把自己人弄得抓的抓去了，打的打傷了！」

「是什麼事情？」他很關心地跑攏去問。

「什麼事情！年輕的人總喜歡一股勁地鬧，現在好，鬧得出了兇險！做工的人不
好好地做自己的工，要罷什麼工，示威威，好弄得抓的抓去了！打的打傷了！」

他原來就在向這一方面猜想；這個消息和他心裏猜想的完全一致，他把舌頭
一伸，像做了一件很得意的事樣，大聲地說道：

「去不得，我就不去！」他一面說，一面摸摸自己的頭回家去喫晚飯。

左第四章 英雄和時勢

環境太好的人是不會去奮鬥的，可是環境不好對於一個奮鬥的人也很不相宜。所以有抱負的人，常常感到縛手縛腳，而世界上很多有價值的理想不能實現。

在長一住的這個區域裏，雖然也是劃歸這個大都會的界線以內，可是都會的繁榮却並不因為它的存在而減色。因此，這黑暗的一面，就被那關心着市面的健全的人們所忽略了；它却有了機會一天一天地向黑暗的深淵裏沉落下去；那些胼手胝足游泳在黑暗的深淵裏的奴隸們，掙扎着，呼號着，爲了建設繁榮康健的都會。都會便繁榮了，更多的人便壓在繁榮的底下；掙扎，呼號，流血！

黑暗；不也是應該被歌頌的黑暗麼？

在長一住的這個區域裏，這裏的一些孩子們，雖然沒有誰去做一個統計的工

作，可是他們的死亡率，每年總要估一個可觀的數目。這裏的一些孩子，一到了六七歲的年齡，便提了一個破爛的籃子，在那垃圾堆成的假山裏打洞，揀破布，拾煤屑；大一點的便跑到鄉下去揀柴，在都市的交通燈底下賣報。他們之間，互相罵着粗野的話語，你噴我一泡唾液，我捺你一手鼻涕，當作遊戲。或者是放一個屁用手捉住伸到旁的孩子們前面叫他們喫。他們以無知和恍惚來忘掉自己存在的悲苦，來渡過童年的一些時日。一到了虎列拉或別的病症盛行的時候，他們就死去一批。抵抗素來很強的孩子們，便依然繼續那種無知的生存，因為窮貧的普遍和蕃殖的容易，這裏每年有許多的孩子被人忘掉了，而每年仍舊有許多的孩子在那裏繼續着那種無知的生存。

一子在這個環境，已經度過了四整年了。

河溝裏的黑水靜止着。彎在門前的舊船，空空地躺在那裏，播送着腐木和陳舊

的惡氣息。垃圾堆的附近，有一羣孩子在那裏搶一個洋鐵煙罐。太陽從對面的屋頂上斜射過來，照在孩子的身上。太陽也射進長一的屋子裏。長一坐在騎門的條檯上，看看在門口頑石子的一子出神。

「一子今年四歲了。」

「四歲了。」在屋子裏有這樣的一個回聲，這是他女人的聲音，她正在房間裏做麵片，跟着他說的意思，是四歲了，再長大一點可以放出去尋錢。

可是男人的眼光究竟看得遠大些，長一的想法就完全不走這一條路：他所想的是要把一子和這些拾煤球的孩子隔開，讓他脫掉一個窮人的粗野氣息，他要使這孩子讀書識字，他要把這孩子打下一個靠得住的基礎。

他的這種想法當然是對的：養兒防老，積穀防饑，何況在他看來一子的相貌並不平凡，將來總還有些發展，所以，就是喫苦也得把這孩子造成一個大器的想法，確是很有道理……

以爲不對麼？即令退一萬步說，將來孩子的運氣不到家，不能夠轟轟烈烈高升起來，長大了，幫他抓錢進來總是不可否認的事；那時候——

他心裏在盤算那時候了：『那時候就不是這時候；那時候一家三口，沒有閒人。』這樣的一些想頭通過了他的腦子，會使得他的心像熨斗熨平了一樣，他的神態忽而舒展起來了：未來對於他並不壞呀！

「人望高，水往低。多做些工，多積些錢再說吧！」

他這樣想，摸摸自己粗硬的臂膀，望望在屋子裏面頑健的女人。對於這樣的一些想頭，女人是不能夠理解他的抱負的。而就是朋友之中樣樣精通的王得，也一樣不能理解他的這種抱負。他近來和王得他們有些地方合不上來，也就是這個緣故；他以爲王得這個人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不大行。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有的地方不大夠朋友。

長——自從說過幾次「我們都該那樣」的話之後，一些人常常要約他去做一

點都該那樣去做的事情。如像去要求改良待遇啦，請發什麼米貼啦……之類的事情。火樣的五月，把一些下等人們的血燒得沸騰了似地，到處，整個世界上的勞動者們，都在發狂地紀念着。長一周圍的人們，也都着了魔似的高叫着：

『五月呵！』

『我們的麵包！』

『我的孩子是餓死了的吓！』

許多人聽了會不開心的一種聲音，是一種危險的聲音啊。於是漆黑的警棒，烏亮的手鎗，一齊出動了。有的給投進牢獄裏用電刑和殘酷的拷打，有的頭打破了，睡在床上說夢話。

這些對於他長一到底有什麼意義呢？老實說，他有點寒膽，他只是一天到晚在想方法，看如何逃避。

但是這天，朋友們又故意地將他尋出來了。

「喂？你今天又沒有到啦！」

有的是指着他很責難似地說。

「呸，你這個人！」

他無話可說，望着他們，窘迫而又老實地翻了一會眼球。但這樣的情形並不長久；因為忽然他的心竅裏好像打通了一個壅塞了的關節似地，他要運用他的智慧了，他吞了一包口水，潤潤被氣噎阻塞住了的喉嚨。裝做一副極淒苦的臉相來，說道：

「唉！做人真不容易！你不曉得，一子病了，他又不能起來做事。」

他很費勁地說了一大堆謊話。被人逼得說謊，那實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尤其是不習慣于說謊的長一；在這裏他真希望有一個埋人的深坑，就把這兩個討厭的傢伙活埋了進去，或者自己鑽了進去躲些時也好，否則，至少爲了出氣，就一拳頭打在他們的鼻子上，也很痛快。可是他並沒有那樣直覺地表現出什麼不客氣的舉動，只是當他們一轉過背的時候，他便換了一副形態，對付敵人似的睜着一對大眼

睛，憎恨地瞧着他們的背影。

本來有很多的人和他的情形是兩樣的呀！譬如王得就不同，他赤手空拳，光人一個，他自然可以去幹；幹翻了，怕什麼？他一個人喫飽了他一家人喫飽了。而他長一，把頭打破了算那個的賬呢？打破了頭還是小事，走回把布一包自然會好；要是抓去了，那好！他未必要把孩子用漿糊貼在鼓皮上？

「未必我就把老婆裝一個把拿去丟！他自己就這麼樣想。」

長一自然不能把老婆拿去丟的。就是打破頭的事他也決不希望它有時臨到自己的頭上。所以他是不舒服極了；這時候，他肚皮裏所裝載着的不是酸楚，也不是憤慨，只是一種類似苦悶一樣的東西，漸漸地在他心頭堆砌起來，叫他難受；他好好地做一世人，好好地對待朋友，從來沒有用自己做人的哲學去阻止朋友走別的道路，然而這些朋友，却硬要將他扯上自己所走的那一條道路上去，而這一條路所能給他的東西並沒有看見啦！他只看見破了的頭，漆黑的警棍，烏亮的手鎗，小三子的

媽哭瞎了的眼睛。他想想這些不如意的事，忽然憤慨得叫喊：

『×他八代祖先的纔要和他們住在一道！』

但是命運却要把他們安排在一道。當他和一子還不會實現他十五年計劃的時候，他不能算是發跡了，他還得勉強地在這裏住下去。

左第五章 優生學與優境學

長一的意見，以為只要有一個很健全的孩子傳宗接代就很好，他養不活多的孩子，所以他不要老婆再生育，這種意見，在優生學與優境學上很有價值。

長一的女人那個肚皮在衣服裏漸漸地隆起，漸漸地膨脹得很現形，那就像一個河豚魚樣，腹部向前突出。這是一種預告：將要有第二個一子來了。

可是長一並不怎樣希望有第二個一子跑來，他老早就警告過他的女人，叫她不要再生。

她前面挺着那麼樣的一個肚皮，後面墜着那麼樣的一張屁股，「疙裏氣鼓」地在長一的眼前搖來幌去；他看不順眼，非常討厭她。但是你要去分析他這種討厭的心理，那和女人的這種模樣的好醜，毫無關係，那是因為這河豚魚樣的肚皮，常常

給與他在生活上很大的威脅。

一子的面上總沒有好的氣色，他早想把這孩子養得好一點的。可是事實上不允許因爲他沒有多的錢剩。現在是不獨沒有錢剩，就是連原來的狀況也不能維持了：老婆不能夠出去做生活尋錢，生活的擔子落在長一一個人肩上，這事使他非常煩躁；所以他常常獨自發愁。

他坐在房門口，儘瞧着自己的女人：她正在做事：做了兩下針線，又摺了幾件替人家洗了的衣服。看她似乎坐不住了，歪歪蕩蕩地走到床跟前，嘔了一陣，吐了一些白水，便隨身往床上一倒，口裏哼了一聲，像從她身上脫下一個百多斤的背包似地。

這在長一看來就有點近於故意做作。

可是女的還要向他喊道：

「唉！請把那茶壺打點開水！」

其實她是肚裏餓了。不過她曉得她在這個時候所討得到口的只有開水。

「哎喲我的腰痛！我的眼睛花了……我心慌！我心裏發慌，要吃口開水唉……」

她高一聲低一聲接二連三地呻喚。

呻喚，長一就會給他一點好過的安慰麼？長一覺得自己比她更是難受，所以給她的只是很粗暴的一句：

「賤貨！」

就像打發一條討厭的母狗樣，有時還要揮起那粗大的拳頭來威嚇。

像這像的一個女人自然要算是一個「賤貨」；她一點也不照長一所想的路數來；養不活她偏要生；就像一個工廠老板娘太太樣，生下來不關自己的事似地。這當然怪不上長一的老皮氣發作；所以實在是氣悶不過的時候，說不定就又將她抓過來落落實實地給他幾拳幾腳教她受用。

別人會以為長一是粗暴，但長一的苦處只有長一理解得最為清楚：他雖然有

時候去打自己的女人，可是他那時候所受的苦痛的鞭撻就更是厲害，在這種境况裏，生活所給與長一的就只有憤怒與疲勞……

一天，他上夜工之前，這一天不知道又是去賭輸了幾個錢，還是他心裏有什麼不快意的事觸犯了他，由一點小事忽然觸發了他的心事，他覺得前途很壞。裝了一肚皮的憤火，想找機會發作；他在房間裏站了一會；一回頭看見女人，她却還是平靜無事地躺在床上，在他要發氣的時候，女人却有這樣舒展自若的神情，該多可惡？這樣的事長一要再能忍受那還是人！所以他一走攏去就捉住女的臂膀叫道：

「我的話你怎麼老是不聽！」

女的正在做夢，他去抓她的時候這纔醒過來，他這話只被她聽見半句。長一知道她沒有聽見，接着又叫道：

「我的話你怎麼老是不聽！你怎樣！」

「我幾時呀？」女的有氣沒力地回答。

「你幾時依了我的話？」

「我——」

「我教你不要生！」

「唉——」

「你只要答應我，你說，你爲什麼！」

女的知道他的皮氣：這時候回他的話，即使十分謙虛，也於事無濟；總得捱他幾下纔肯放手的。她只是將兩眼釘在牆壁上沒有做聲。

「你爲什麼不做聲呀？」

「你叫我說些……」

「我叫你答應我，你不要再生！」

「我答應！」

「這是什麼！」長一指著女人隆起的腹部吼道：「你答應：你替我消掉它！替我」

出去趕生活！一子的病不要錢用消掉它！你！你！你！

他好像要將女人臂膀上的肌肉撕爛纔痛快似地，使勁地抓住，而且往牆裏邊的壁上撞去。

「你說你替我把肚子消掉去趕生活！你快些說你要我的命！你要一子活不成？」

「唉我——」

「你說你爲什麼？」

他將女人摔在牆角裏，摔到摔不動了，他開始用自己粗大的拳頭搥在女的身上，像逼口供似地。

「你，你，你，你爲什麼你——說話呀！」

「不曉得！女的爽性這樣回答。」

「不曉得哼！我今天要叫你曉得：叫你曉得老子的厲害！你又不是豬婆！你又不是母狗，你爲什麼要生你！不說你不說！你不說！你不說！你不說！你不說！」

「篷篷篷！」拳頭碰在女的身上的響聲。

篷篷篷篷篷……

女的閉了眼睛，縮做一團，緊咬着牙關，忍受着他那拳頭所給與她的痛苦。她並不掙扎。

她的屈服似乎給與長一幾分滿足，他打了陣便住手了，女人這時候由低泣變做號哭：

「唉！唉！你率性就把我打死了吧……我不願再這樣活了……我到你家裏來，吃沒有吃，穿沒有穿……」

女人在床上哭，一子就倒在地上哭，這孩子哭了很久，等長一去抱他的時候，他已經是雙手冰冷，嘴唇發白。

長一這時候就有點像勝利以後的英雄樣，微微感到寂寞他看看抱在手上的孩子，望望躺在那裏哭訴的女人，心裏實在有些悽慘，他不知如何是好地想道：「我

做什麼的呀！我到底做些什麼事的呀！」他非常痛苦，適纔的那個所謂滿足，只是增加了他此刻更多的痛苦，他很想找句把合適的話去安慰自己的女人，他一面騙着這孩子，叫他不哭。他把一子抱去，放在床上，然後伸手去搖搖自己的女人，他非常難過，也很想哭，可是他是一個漢子，他哭不出來。

「我也難過！」他訥訥地說，「你想：我養得活麼？我只要養得活。一子總是病，我要一子好。你……你不是歡喜一子的……」

底下再要說幾句什麼話，可是又到了上工的時候。他要走去上工。

到工廠裏長一機械地回答了同伴的招呼，便兀坐在爐邊的條檯上，獨自發悶；其實，他從來就沒有想到自己的女人和自己有什麼仇恨，拳頭伸過去的時候，不過想發洩發洩自己的悶氣罷了。然而這樣的事情是無從發洩的呀！把女人打得半死以後，還是絲毫不能減少他的痛苦：

「真他媽的——」他嘆了一口氣。

他覺得——像他這樣的窮人們，有得個把兒子傳宗接代就很夠的，兩個本不算多，可是養不活就叫他長一太爲難了，他長一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一子長得好一點，不要常常害病。在他的腦子裏總有這樣一個健全的觀念在那裏徘徊：一粒胡椒只要辣。

「一粒胡椒只要辣！」他想。

他想，他深深地焦慮着，默不作聲，好像他有很多的胡椒，而這些胡椒却一粒也不辣。同伴的老通正當着火的正面，咬着牙齒工作了很久，火的炎威逼得他淌汗，鐵青的面孔上放光，口裏喘氣，是輪到長一來的時候了。

可是長一正同一個更不幸的思想在那裏奮鬥：他想到如其是這回生了一個女兒，他應該怎樣呢？女兒，一個沒有用的賠錢貨，如果真是那樣，那他是更要糟糕：他一個月的錢只那多，還有一子的病，他有什麼辦法？那就是通他八代祖先也沒有用。

處。

「他媽的！餓死！都餓死！」

他叫了這一句，下決心不再去想。站起來，把老通擠在一邊，接過老通手裏的東西，和誰賭氣似地使勁把爐門撥開……

可是長一，是憑空地擔了一回心事；因為事情就沒有照他所想的那樣去進行。正是這夜間，在平時操勞過度而又在傍晚捱了他一頓飽揍的女人，把一個快要成型的孩子丟掉了，當長一清早回到家的時候，女人正在痛苦地呻吟；他知道了這回事，心裏反而鬆快異常，抱了一子提了鉛桶到老虎灶上去打開水的長一，滿心裏只在一粒胡椒只要辣的事上。

「一粒胡椒只要辣。」長一想；「我就只要一子長大，天大的事我也不去管；不管王得也好，癩得也好，我一概不來。我只要……咳……咳……她再有得十天就又可以幫忙撈錢了！只要咳一粒胡椒只要辣！」

他提着鉛桶回來，破鉛桶裏的開水從桶底漏下去：一線穿珠似地緊跟了長一
的兩腿；他卻望着在肩頭用牙齒和手拉着半截油條的一子，心裏有點怡然。

「一粒……」長一想。

左第六章 醫學昌明的時代

人類文明，日趨進步，醫學昌明，這是必然的現象。這裏由醫生的證明，

曉得一子是患了一種缺乏滋養料的病，而並不是由於命根不牢。

做丈夫的長一是粗暴的，可是做父親的長一却分外的仔細；當一子看見那些垃圾堆裏的孩子自己也要跑去的時候，長一便把他牽了過來，告訴他說那地方他不可以去；說那些孩子是一些沒有爸爸和媽媽的野孩子；如果一子也去那裏，他們把一子捉去也變成一個沒有爸爸和媽媽的野孩。長一的意思也就是那樣：他願意一子變成一個野孩子，他要一子和這些孩子隔絕。將來長成一個有出息的人物。一子沒有伴侶，就老是守在屋子的角落裏，頑那紙做的皮老虎和香烟盒子。

流到他們這裏的空氣是穢濁的，陽光也塗上黯淡的色調，一子是瘦弱的；這樣

的環境早就無形地損蝕着他生命的健康。

一子穿的衣裳，是一套呢布的中山式的兒童服，長一花了一塊錢從舊貨店裏買來的。那套衣服，和一子的體態毫不相稱：手管有很長一段露在外面，腳頸有很長的一節露在外面。一個灰麵人般的小臉，皮不着肉；滿身蒼黃，那皮膚附着在幾根嫩的骨架上；頭部現出那骨格的結構來，教人看了聯想到一個小的骷髏；毛髮稀稀落落，粘在頭上，好像負重的駱駝背上受過摩擦的地方，這個使人看了不大發生好感的頭腦殼，裝在那細長的頸子上，有點疲倦似地，遲慢地幌動，正像那個頸子是一個具有伸縮性的彈簧。

可是孩子也有一個生命哩！是一個泡沫樣的生命！一天一天地下去，好像放在火爐前的黃蠟樣一點一點地消融。

女人老早就在耽着孩子的心，今天她替一子換衣服，她一觸上那衣服裏包着的幾根骨頭，她心裏就沉沉地好像給什麼東西壓住了樣。

「這是怎麼了呵！瘦得這樣，你看！」

她說着，一面把一子的手臂提起來，叫長一看：那一隻手臂，就好像涼秋九月裏殘留在水蕩裏的一些蘆梗。

長一吊起屁股坐在板櫈上，不動，他的眼睛正向着河溝裏。他正在看些什麼想些什麼，這個旁人很難知道；或者就是在計算自己如何發跡的事吧。他聽見女人的話，便回過頭來望望女人，再望望那柔順得像乳貓般的一子，沒有做聲。

「一子又快過生了，……算過命，都說我們星宿不好，要不是我們的星宿不好，六歲的孩子——」

女人一面替孩子穿衣服，一面嘮叨着：

「命裏注就了的都是星宿不好。就叫一子拜寄把別人好養些！」

「要是——咳！」

長一咳了一聲，說得兩個字，就又頓住了。他不知道底下究竟說一句什麼好。

女人好像不得到長一的回話不放心似地，又繼續說道：

「去年算命先生就那樣講過，我還半信半不信，要不是星宿不好；我們都是那樣快六歲了，就不如叫一子過寄把王伯吧。」

說過這話，她望着長一在等回話。

將一子過寄把別人，那到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只怕還有其他的原因，長一就這麼懷疑過：『那有什麼用處！』他想。

實際上他這種懷疑是對的：這些人都是命運不濟事，都是星宿不好，不過要是有錢總會好些。長一知道是一個真理，所以摸摸自己的腦袋說道：

『我要是有錢——』

長一以帶有感傷的情緒從喉嚨裏擠出這幾個字來，他覺得他要是有錢的時候，他是不怕什麼星宿不星宿的。苦的就是他沒有錢！一個人過於貧窮的時候，是會懷疑自己的力量的，長一也是這樣：他那種在生活途徑上肯定的態度和那種做人

的哲學基礎，在這裏都有點動搖了：「懷疑」的這個東西第一次捉住了他；他很有點不舒服。在那靜穆的晚空裏，只悶悶地抽了兩口氣……

一子老是那樣慢慢拖拖地搖幌着，把他那陰黯的生命延下去，一天比一天萎頓，站起來好像要萎下去似的，每天隨他們喫得一點東西，便悄然地離開了桌子；當他們喊他多喫一點的時候，他就慢吞吞地回過身來，搖動一下他那裝在彈簧頸子上的腦袋，算是已經很敷衍的答覆。這孩子，正像一個對於生活感覺厭倦的人們一樣，他把任何事件都看得很淡泊，凡是一個孩子所應該感到興趣的事件，他並不發生多大的興趣；有的時候，被人帶到鬧市裏去玩，他也很歡喜看看市面上的一切：如像玻璃窗櫥裏的廣告畫，西洋點心，玲瓏玩具，小馬車，從幼稚園裏出來的兒童他們華美的裝束和書包。這些都能敷衍他去留連一會，可是他看過了就算了，並不用一種濃厚的感情來戀棧，他好像很明瞭自己的地位一般，有的時候回到家裏來，在屋子的陰黯的角落裏，他也變把戲似地將一張紙殼子穿了綫索，斜掛在自己的肩頭，

當作上學去的書包但是玩不到一刻工夫，又厭倦了，他便化石一般地坐在那棧上不動。

女人看見和一些孩子不同的一子，便要拿出預備哭的臉相，對着長一咕嚕着：說是算命先生的話是不错的，說是星宿不好應該讓一子過寄把別的人纔好養些。長一却老是那麼皺眉皺眼地摸自己的腦袋。

永遠是那麽樣的沒有變異：太陽從東邊起來，向西邊落下去；河溝裏的水臭着；人老是皺眉皺眼地摸腦袋。

像這樣的生活也太長了：

秋天過了又是春天，春天一天天地過去，春季又悄悄地離開了人間；長一這裏的一些人們，老是這麽樣地——工作，喘息，流汗，掙扎，叫號。在工人住的區域裏，看不到春來，也看不到春去。

一子還是在這個人間呼吸着，只是更顯得瘦了。生命好像繫在長一身上的一個重

擔子樣，看看他就要拖不下去，留在他身上的只有一個衰弱的影子和一口氣。

長一守着這樣的孩子，也想不出一個較好的辦法來，只是摸着自己的腦袋皺眉皺眼地說道：

「一定那是有什麼病，我看一定是有病！」

「我們都是星宿不好，」女人說。

「要是——」長一說，「咳！要是有什麼病，那裏有錢來診？老子死得成，老子窮人們！」

他一面將孩子叉了起來，揚在空際，被他叉起來的孩子，輕得好像一把茅草紮成的人；到這時候，長一也有幻滅那一類的感覺了。

「怕不是有什麼病？輕得不到二十斤！」

當朋友偶然跑來玩的時候，他也只是抱了一子問道：

「你看，可是有病？」

可是所有的人都看不出這孩子有什麼病。

過了幾天他把一子背到慈善醫院裏去花了十多個銅板掛了號，等了半天，輪到他的時候，他趕忙把一子牽了進去。那醫生敲了一下，聽了一聽，按了一下一子的肚皮，搖搖頭。

「可是有病，先生？」

「沒有病。」

那醫生很簡截地回了一句，準備去看第二個。

聽說沒有病，長一心裏很快活，他想：『咳，要沒有病就好。』可是他再一想，覺得不對；於是連忙跟在那醫生屁股後面，不得救不放手似地吊住他：

「先生，他不喫飯！」

「怎麼好好地他不喫飯！」

那醫生望也不望一眼地向他吼了一句，像十分討厭這種嚙嚙似地。

但是長一還是不走。過了一會，那醫生掉過頭來，擠了一下眉毛，從金絲框子的眼睛片裏透視過來向他上下打量了一眼，像挽救適纔對這漢子太簡慢了似的，補充道：

「弄好的把他喫，懂不懂？有陽光和空氣，調養得好一點，他會好的。要多喫滋養料：這是缺了滋養料的病！懂不懂？」

聽了這話，長一連忙點點頭，表示他懂。

左第七章 和肚皮鬥爭

肚裏餓了要喫飯，這是一個真理，不喫飯就可以省錢，這也是

一個真理。長一爲了自己的理想，便走了後面的一條路，他用

一種力量來屈服自己的肚皮。這真要算是一個偉大的鬥爭。

一子對於生活不起勁的那種態度，在長一生活的希望上，是一個最殘酷的打擊。他搬了指頭算起來：實現他原有計劃的時間一天天地縮短了，而實現那種希望的可能性，却一天天地減衰。他彷彿是一個熟練的駕駛者，駕了一個舊船駛到江心裏發現了一個破洞一般：雖然有再好的本領，而終於摸不着邊岸。

在這樣壞的一個境況裏生活着，他老是在揪耳抓腮皺眉皺眼地，或者是摸摸自己的腦袋；那醫生的話，時常在他耳朵裏響，他相信那完全是對的：滋養料那東西

會決定孩子的生命和他前途的成敗，命運的事在他看來是絕對不可靠。

在街市上一些商店門口，近來常常有長一的足跡，那些燦爛輝煌的門市部，那些亮晶晶的商櫥裏，紅的，綠的，種種色色的廣告，用來宣傳，用來叫起人們的慾望與美感。這些象徵派立體主義直綫式的廣告術，好像對於長一也有很大的作用似地：他每每給那些東西吸引住了，停在那裏鑒賞；特別是在那些食品罐頭店的門口，他要停了下來；那些食品，疊連疊地浮在他的眼前，使他自然而然地看得會高興起來。他心裏滿想着：那些東西如其是真能和廣告畫上那樣，真長着翅膀能夠飛一些到他家裏去，該是多好的事。或者就是沒有那厚厚的一層玻璃隔着，也很好；沒有那一層隔着，他一定就要去伸一隻手摸它兩罐，紮在袴腰裏跑回去。他一想到這些東西能夠養好一子的光景，這些東西就在向他招手微笑他徘徊着，想一些心事，已經不是一天了。有一次，他伸了手真想去試試那一塊玻璃的厚薄。可是他長一就缺乏這種經驗和本領，當他的手一觸到那冷冰冰的玻璃的時候，那黑漆的棍棒和烏亮的

手槍便一同溜進他腦子裏來了。立刻他便要形色惶惶地離開他所站的場所。

「錢！錢！」

這樣的聲音不斷地在他耳畔響着；並且跟在他後面，好似一個錐子在刺他。於是他便在向家裏去的路上，踱着沒精打彩的步子。

「要是我有錢！」他想。

但這個想法對於他一點幫助也沒有。

在自己休息的一些時間裏，他想盡了方法去找可以換錢的工作做，他也催促女人到外面去多尋幾個錢回來，可是有多大的效果呢？只是肚皮的容量變大了，精神和體力都累得有點喫不住，而孩子仍舊如像放在火爐跟前的黃蠟似地，慢慢地消融。

可是長一並不灰心：

許多辦法之中終於又被他想出最好的一個來了，那就是：他要作一回減食運

動。他對女人說：

「我們能夠簡省的就簡省些。我們的食量太大了！省下幾個錢來吧！我們喫得半飽就夠了。」

女人當然沒有反對的理由。

這個減食運動弄得長一非常之狼狽，肚皮裏老在「咕咕咕」地叫屈，好像在反抗長一的這種辦法似地。不過長一對付的辦法也很多：當肚皮裏對他的減食運動有反抗的舉動，他便將袴帶勒得緊緊地，還要按上兩拳頭，以表示振作。這個方法很有效果：用這方法，可以克服恐慌的局面，得以渡過較長的時間。在這個時間裏，他又可以去作一點換錢的工作。

用這個方法，他們也省下來很有幾個錢。挨到工廠裏發工資的那天，他好像願似地跑到食品店裏去搬了許多東西回來，擺在桌子上：

牛奶，餅乾，糖菓，魚肝油……

超過他一星期的工資。

長一對那擺在桌子上的東西，不自禁地微笑着。女人和孩子望望那些東西，也不自禁地微笑着。長一對那些食品鑒賞了一會，便走去拿了一個牛奶罐頭，就開始工作了：他找了一個斧頭和一個釘子，將罐頭打了兩個窟窿，倒了一些在碗裏，用開水一沖，就將一子拉過去開始滋補。但是牛奶剛灌進去，一子便淌起鼻血來了：紅般的血，從那豌豆大的鼻孔裏，不急不徐地流了出來，沾着那萎黃的面龐，往下而滴落。他滿以為一補就會將孩子補壯，所以補出病來了，的這個事，他從來沒有料到的呀！他有點發急了，而且夾着憤怒：難道那醫生欺了他麼？

『嗨！要是——』

他這樣說，像被人家搶去了一個什麼寶貴的東西一般。要是有個什麼醫生這當兒立在他的前面，他準會捱長一的揍。

用了種種人工的方法，一子的鼻血漸漸地停止了。長一只是悶沉沉地在那裏

獸着，他有點茫然：他想到：『流鼻血，這是沒有料到的呀！』

夕陽沉落在黃昏裏，有無限衰落淒涼的暮意，象徵着人類生命最後的迴光；接着，恐怖得和死一般的夜的暗影，向人間襲來；長一正是被包圍在這樣的一個陰靜寂滅的境况裏。這時候，他望着那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一子，一種不吉利的思想，一種毀滅得無可挽救的預感，捉住了他，把他推到一種絕望盡頭的感情裏去。他很難過。忽然他將那粗大的拳頭敲在那歪歪斜斜的床架上，表示自己心內的不平。

他想：——他，一個身昂力健的漢子，賣盡了氣力，喫盡了苦頭，還要活活地看見自己的孩子養不大，這樣的事，是太沒有公道了！而長一，他就老是在追求這種公道的。到這時，他好像蒙了莫大的冤屈似地，感傷得在那裏號叫：

『嗚！我想不到！』

那從來不大講話的孩子向他望了一眼，像有什麼話要講似地，扯了幾口氣。可是長一點一點也沒有去注意那孩子，只顧很激昂地叫道：

『嗨我造他八代的祖先的！』

一子將放在他膝頭上的手收回去了，嘴角微微地牽動了一下，隨即叫了一句『媽媽』。長一這纔注意到一子，他伸了那個粗硬得好似破皮鞋般的巴掌，去摸摸那孩子的頭額。

『你要什麼呢？』長一說；『只要我有，只要我辦得到。』

那孩子很費勁地搖動了一下頭，表示他什麼都不要；只是慢吞吞地說道：

『媽媽……你說爸爸是窮人……爸爸爲什麼是窮人呢……有時候，這世界上……有窮人住一個屋……太陽跑不進，風也跑不進，雨也跑不進，住的屋，也有吧……』

停了一會，他又慢吞吞地說道：

『媽媽……你說爸爸是工人。工人也有小寶寶，能也是喫飽了飯上學去……也有吧？要是那樣也能夠，媽媽……我一定不揀柴，不揀破布……我要像一個學生

樣……我要買一個書包……黃的書包……把書和大餅都放在書包裏……我也這樣——往肩膀上吊下來……媽媽……要有那樣的時候……我們也住一個不破的屋……媽媽我們要幾時有……」

「子繼續無力地問他們的話，張開那失神的眼睛，天真無邪的眼睛，望望他，望望女人。這樣的問話，就幾乎把長一弄得哭起來了：他也就和自己的孩子一樣，希望自己一家人常常喫得飽飽的，希望自己一家不要住在飄風透雨漏太陽的屋子裏，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夠穿了新衣服背了書包到學堂裏去，然而這樣的一些，幾時纔能夠實現呢？可不可以實現呢？這問題，他自己也是茫然的。如其是他不被生活折磨了這許多年，他也許還有回答這問題的自信，可是現在這種自信早就被現實的生活所磨損了，他正像喉管裏被什麼東西堵塞住了樣，悶悶沉沉地做不出聲來。

女的到沒有顧慮到這些似的，連忙對孩子說：

「啊！那個時候是有的：只要寶寶的病快些好了就好了！我上街去做生活，爸爸

上工廠去做工，我們將來有了錢還替你買書包，買糖菓，讓你背了黃書包上學去，你將來長大了，賺洋錢，賺元寶，就自己做新屋住，只要寶寶不害病就好了！」

這些話，正是一家人的希望：孩子，女人，和長一，特別是長一，永遠在那裏盤算着，白天和黑夜。這種希望，是誘導他們向前摸索的路燈，可是今天長一聽了這話，好像這是在嘲笑他似地，他有點不大開心。他不做聲，望望女人，望望一子，披了一件衣服跑到外面去了。

如果長一就這樣灰了心，那就什麼都完了；可是他並不灰心，他披了一件衣服走到外面來，在夜風裏吐了一口氣，心裏就平靜得多，他獨自想道：

『總是有什麼病纏住了，還是多集幾個錢把病弄好了再說！要想個法子纔好，難弄的就是錢！』

接着他又摸摸自己的肚皮。忽然浮上一個新的意識到他腦子裏來，他想到：『一個人要是能夠又做工又不喫飯就好。』

左第八章 三段論法以外

「凡人都是要死的，一子是人，所以一子也是要死的。」三段論法早就這樣規定了的，所以一子的死證明了形式邏輯是一種不可侮的真理。不過本章的要目還是在說明幻滅的悲哀與希望成正比例。

長一的偉大就在他有一種特殊的「執着力」。他做人的精神，永遠是一貫的，他從不採用悲觀的態度；一直到現在，他還是繼續着那種勇往邁進，努力向前，絕不退却的毅力。現在裝在他腦子裏有一個唯一的信念：那怕孩子再衰弱些，他總要想辦法，他總不會沒有辦法。

世界上的事只要有錢就有辦法，這差不多是一個至死不變的真理，長一近來就捉住了這樣的一個真理，在這個真理底下，他和自己的女人，用人類最大的氣力

掙扎着。

他們掙扎着，過着這樣的生活，已經不是一天。

某一天的夜間，女人從自己衣袋裏摸出一塊白布小包來，她解開外面纏的麻索，抖開布包交給長一，那裏面是三隻光洋；長一接了過來，用另一隻手拍拍自己的腰帶，說道：

「我這裏是四塊半。」

隨即他伸了兩個指頭去掐了一會，立刻變把戲似地躺在他手心裏的是六隻光洋，九隻雙角。

這七塊多錢，是他們許多時來節省與工作的成績。

房間裏的一切都是破舊的：舊的床架，破的衣被，舊的桌椅，破的碗罐，破裂開來的牆壁，破舊的燈罩，一切都發出破舊的氣息；他破短衫上的汗臭和女人陳舊的頭巾。在這個陳舊不堪的環境中，在那慘淡的燈光底下，只有躺在他掌心裏的六隻光

洋九隻雙角，發出耀目的光輝，清新悅耳的聲響。

女人和長一，一共四隻眼睛都釘在那放光亮的洋錢上，似乎那上面幸運的袁世凱在向他們微笑。

爲了這樣的幾個錢，他們的肚皮裏忍住饑餓，他們的身體上負着疲勞，饑餓與疲勞，咬着他們的靈魂和肉體；然而那又有什麼要緊呢？這是爲了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前途，他長一早就知道同命運奮鬥並不是一件輕快的事體，既然知道如此，那又有什麼不可忍受呢？

他將手裏摸得發熱的幾塊錢，考究它的成色似地翻了一會，又重行繫上自己的板帶裏，他帶着有幾分舒暢的神情，對女人做了一個手勢，說道：

『再加起來就是一個整數；就是這些！』

接着他又伸出那破皮鞋底似的巴掌在一子頭上摸了一下說道：

『那總是有什麼病纏住了，過幾天再去看一個好一點的醫生，看一子到底要

噢些什麼纔對勁。」

他向女人講過這話，但是女人翻到床裏邊去了，沒有做聲。夜是寂靜的，一切都是寂靜的，只有孩子輕微地呼吸着，好像在和這種呼吸掙扎似地。

第二天的下午，長一正在工廠煤房當鍋爐的旁邊，那熊熊的火光，在和長一的生命對抗，他流汗，喘息，火「呼隆」「呼隆」地燒得響；在這熊熊的火光裏，依舊有他的孩子在那裏長成；從那火光裏，他看見孩子長大了之後，一家人的生活變得和他天天所夢想的一個樣。他在微笑。

他照平時一樣的努力工作，不使自己疲勞，希望和工作的氣力，結果成爲一種無盡藏的力量在那裏活動。

「嗨呀，火裏！」

長一張開鮎魚一般的口，喊得非常響亮，兩隻臂膀十分賣力地剷他前面的那一堆煤往火裏送。

這時候長一的女人，也照了老例規，提了籃子，出去趕生活了，留在破舊屋子裏的，就只有一子一個。

當太陽斜掛到西邊去的時候，從西面飄來團團的兩黑雲朵，移到中天，雨滴便由那雲朵上落了下來；這一陣雨使她坐在屋簷脚下，把這一天的工作略略延遲了一些。

雨陣子被那團雲朵帶來，又帶走了，太陽斜射過來，天色晴朗；她順着原來的路，回到自己家裏來，剛一進門她便叫：

「一子！」

「寶寶！」

她聽不見一子的呻喚了。

「寶寶！」

「一子！一子！」

她連叫了好幾聲，可是沒有回響；她趕緊丟下自己的籃子，急急忙忙地跑到床面前去，摸摸一子的前額，按按一子的胃口。

「寶寶，寶……寶寶寶呀！」

她瘋狂了似地喊着。

一子被她喊醒了：慢慢地將那閉着的眼睛皮揭開了一點，露着一條縫，好像睡着了被人搬開來似地，一個不動的黑眼球，浮在白眼球裏；立刻，又耐不住疲倦一般閉上，不再動了。她馬上明白了這一回事；伏在一子的身上，用那尖銳的聲音，母狼一樣地，嗥破了斜陽殘照裏這工作區裏特有的寂靜。

長一正在努力工作：流汗，喘息，搖動的火光，將他的影子模糊地畫在牆壁上，他克制着自己的疲勞，彷彿有一種無盡藏的力量在那裏支使他活動，他看見很多的希望，他看見了一子。

「嗶呀，火裏！」

他張開鮎魚一般的口，喊得非常響亮；兩隻臂膀格外賣力地剷他前面的那一堆煤，往火裏送。

天空，從西邊射過來的夕照，在雲層裏，正像火一般地燃燒着。

換班的時候到了：長一還是照平時一樣用腰帶和頭和腦地擦了一把汗，穿上衣服，從人堆裏分出來；好像一匹卸了轆頭的牛樣，感到全身輕快。他在路上看看街市裏的一切，做夢似地移動着自己的身體。這時候，藏在他長一心底的一種情緒，是怎樣的一種形態呢？是疲倦或者是興奮？他對於生活，並不像老通樣完全只有憎惡的感情，在他身上所有的，正和一個高貴的，或者更高貴的，如像坐在汽車裏摸着明星的屁股的那種靈魂沒有兩樣：他有希望，他有猜疑和顧慮，有憎和愛，混合着藏在心底的這一些感情，偶一觸動就浮上來或者潛伏下去。

他口裏隨意唱着，信步走到靠近了自己的家，突然，有一種聲音打破了他那種

思緒的常態——

又有人在哭了。

「咳又是——」

長一口裏咕嚕着，他聽到又有人在哭了，覺得自己時代裏的堂客們真能把哭當生活的時候，他有點不耐煩去聽的意味了。

可是當他再走近了一些，他確定了這是自己的老婆在哭，心裏便不能自主地發慌。幾個大步搶進自己的屋子裏去，正哭得起勁的女人，前伏後仰地把兩手拍在床上。

「寶寶怎麼過了！」

他說了這一句，還不相信自己這一句話是對的樣，再走攏去一望：那直挺挺躺在床上的正是一子。

正同一個碰炸彈從五里距離的高空裏落在他的頭上一樣，是沒有一點挽救的方法可想。他哭了：他的氣力，他的勞作，他的血汗和希望，都在這一瞬間裏化灰了。

整個世紀裏的悲愁，這時刻，是壓在長——一個人身上一般，他只有號叫：

「一子，呵呵呵！可憐你這窮人的兒，我養你——我還算一個人：一直就拖到現在！」

他狂號着，像一個落在阱陷裏受了傷的老虎。

『養你不活，早就應該——我早就猜得出的：那有什麼病，早點……早些死還少受些苦，一直就拖！』

滿身血管緊張得快要爆裂，要向誰報復似地，緊握着粗大的拳頭，向空中猛力揮擊，然而這力量，沒有收到一絲回響。

夕陽的餘輝像血一樣燃燒在天際，落在晚空裏的那女人的哭聲，顯得分外的淒哀。

他呆呆地站在女人和孩子的中間，仔細審視這死去的孩子的顏面……

這是一個惡夢樣的呀！

左第九章 一種人的天性

不守本分的人，據說大都是天才的叛逆，如果也用這話來解釋長一，那就錯了，他的行為，那分明只能說明那是勞動者的一種天性。

長一的故事快要完了，因為一子死了的緣故。

一子死，留給長一的是一個不可磨滅的痛苦。

有的時候，他也這樣想過：那是在一個很短的瞬間裏，在那一刻，他的腦子裏會浮上許許多多的記憶，他依次追尋線索地將這些記憶排列起來；一些生活上的事實，在告訴他，工人們並不是有什麼例外的：他所見到的一些孩子們，誰都是在抄襲着前一代人的命運，或者就是給死亡帶走了。

人們都是這樣的：當事到臨頭的時候，就會作退一步的想法，長一也是如此；不

過他退一步想了之後也還是沒有絲毫用處：像這樣一種想法，能給他多少安慰呢？他的痛苦依舊是不可磨滅的呀；擺在心上這個事情是太大了！何況長一早就感到一種冤屈，世界是那樣的長，而長一所要得到的卻是這般微末；然而他終竟連這微末的也得不到手，命運對於他不算是十分無理和殘酷麼？實在不能夠用退一步作想的方法排遣，他只有忍受。

在家裏，什麼都和以前兩樣：一子雖然死了，可是桌子上還放着他花掉一星期以上的工錢所買來的東西：牛奶，魚肝油，餅乾罐，屋子……空着的那角落裏，全是一子的東西：皮老虎，假書包，香烟盒子，和幾隻積滿了塵垢的破鞋。什麼都和以前兩樣！女人好像要用哭來了結這一世般，沒有去洗衣服，也不出去趕生活：老是坐在那裏將哭腫了的一對眼睛，埋在那雙肥禿的手掌裏；即使在做點什麼事，淚珠也要一粒粒地沿着鼻溝往下流。在這種境況裏，若是他不咬了牙，骨在那裏忍住，他也得哭幾聲；不過長一也看清楚了這一點：老是哭會哭得一個什麼出來呢？而且一個人如

果不打算立刻就死的時候，就得硬着頸頰去做自己的事。

對於女人的這種不休不止的哭，他很想用什麼方法去阻止她，他覺得像這樣下去有些不好：這樣哭下去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他常常用一種極緩和的態度來勸阻她，好像在這種態度之中，還蓄着對於過去待她太粗暴的追悔樣。可是受他勸慰的女人，反而更加感傷得哭起來了。每在他勸阻無效的時候，他也並不加苛責，僅是說一句：

「咳！女人家！」

或者是一句：

「咳！堂客們真無辦法！」

於是他披上衣服便到工廠裏去了。

然而工廠裏的味道也並不見得比家裏的味道好，或者還要壞些：脚一踏進工作室裏，那一堆濕煤教他一看見就感到頭腦發火，牆壁也板起威脅的面孔聳立着，

鋼釘、螺旋釘、鐵鍬、通條、煤筐、竹槓……一切熟識的東西，都變得生疏而冷酷了。他勉強扯下自己的上衣，掛在牆壁上，唾了一包口水在手心裏，搓了一把，抓住那鐵鍬，一聲不響地工作，再也看不見長一張開鮎魚般的口，再也聽不見「嗨呀火裏」的那種響亮的呼聲了。可是爐裏的火還是「呼隆呼隆」地燒着，把長一活動的影子畫在牆壁上；從那熊熊的火光裏，他再也看不見一子長大了變成又一種人，很有威嚴地坐在寫字台前了。他的眼睛，只看見那裏面燃燒着血，燃燒着憤怒的火。但是他還得工作。他悶沉沉地剷那一堆煤，袒着胸，躬着背，頭上和身上的汗，便從毛孔裏滲出來，連成點結成珠，往下面滴。他焦燥地將流在面孔上的汗，一把一把地撒在地上。

『造他八代的祖先的！』

他罵。心裏塞滿了一種莫可名狀的憤怒。

坐在他跟前的老通，老是那麼樣地拿了一個水烟袋抽絲烟，禿了頂的頭，呆板板的眼睛，繃硬的臉上沒有一點表情；那額上和面上，刻着許多的皺紋，這是說明

一個奴隸辛苦地扎掙了大半生的記號。一個勞動者，到了他這樣：上了四十多歲的年紀，前面期待着他的，除了疾病和死亡之外，再沒有更好的什麼。

『我說，』老通忽然對長一說。『一年三百六十天，我們就讓黃豆大的汗往底下吊——你家的一子死了麼？』

長一向老通瞪了一眼突然叫道：

『我還算一個人啦！他八代的祖先的——我做了什麼？一子不就那樣，後來拖得！』

長一述敘着一子病了的情形：他說他們是如何的努力而挽回不了這種厄運，他說他們如果有錢的時候，這孩子的病是會慢慢地好起來的。他又敘述着一子死的情形：他說一子死了攤在床上的時候只剩幾根骨頭，他們看見這景象心境是如何的悲切。他說一子一死他們對於生活的趣味和希望完全破滅了。長一好像抱了冤屈似地敘述着，彷彿這種敘述，可以減少他的悲苦，或是老通能來救解他一般。

他講得十分悲憤的時候，就硬着頸額大聲地說道：

「我的意思，我說：我也算一個人啦！他八代的祖先的！」

通過了長一的感情，這種敘述，有十分的沉痛和激昂的意味，可是聽了這一番話的老通，像聽了一個極平凡的故事樣，毫不動情；老通自己的命運，較之長一就有十倍的糟糕：一共養了七個兒子的他，到現在就只剩下他一個孤人了，他告訴長一，說他有的孩子長到十六歲死去了，十六歲，即是可以將氣力換錢的時候，可是他還是死了。到現在連一個老婆也離開了他死了。

講過自己遭遇的老通，也不去看長一一眼，還是那模樣一個沒有表情的臉。

「我們就這樣咳，我們他八代的祖先的！我做了什麼！」

他在老通面前叫着，發了狂似地，將那根鐵通條使勁地往煤堆裏插，好像他長一有一個仇人就躲在那個煤堆裏。

「他八代的祖先的！」最後，他又這麼地喊了一句。

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在旁人面前叫什麼不平了；他知道這些人的遭遇都是相差有限的，和自己比較起來，有的也許更壞。

以前，長一的生活是打女人，賭錢，望一子長大，努力做工。現在這些都不是的，他只是沉默，憂鬱，和憤怒。要是有什麼朋友提到以前的話，他老是避了過去，不談那些，近來長一的態度變得有點和老通相像了。周圍的人們都說這是爲了一子的死，爲了希望的毀滅。這實際上，長一除了這種痛苦而外，在他的內心裏還蘊藏着一種不願告人的隱恨：過去他那種欺騙朋友憎恨朋友的態度，他偶然回憶起來，連自己都要覺得可鄙；這樣的感情常常處罰長一。當他偶然在路上撞見王得和別的朋友，他們互相打一個招呼就過去了，這時候，長一就要感到自己丟棄自己的一種孤獨。那是叫人難受的一種味道。他屢次想在他們面前懲治自己一番，以表示自己對自己的憎惡。可是他沒有這樣做的機會：朋友們大都在同情他那不幸的遭遇。在這種同情底下生活着的長一，只是更加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不光明。死了孩子的那種強烈

的痛苦是過去了的，而且那可以歸之於窮人的命運，只有這種痛苦，對於他這樣的漢子，是更爲切實而不能忍受，在這樣的情形中，他只有沉默，憂鬱，和不可名狀的憤恨。

一天又一天地過去，躺在屋角裏一子的那些東西早已掃出去了，女人哭腫了的眼睛，也復了原，橫在門前的糞船依舊臭着，煤滓堆裏的孩子們，還是在那裏鑽洞，只有他那板刷似的臉孔顯得蒼老了一些。

看起來長一確是顯得衰老了！

然而天下事就叫人很難逆料：

有一天，那又是勞働節的那天，各個馬路上都聚散着許多黧黑的面孔；一會，大家活動了，人之潮，洶湧着；漸漸地匯成一個巨大的洪流，在寬平如常的柏油路上向前滾動。那裏面，有一個板刷似地的臉孔，閃着固執得鋼樣的青光，那正是長一；他眼睛掙得大大的，遙矚前方，眼睛裏燃燒着熱情和希望的火。他撇開自己的女人跑在

行列的前一段，將那破皮鞋底似的巴掌捏成拳頭。

立刻這裏面一堆聲音爆發了轟雷一般：憤怒的，狂暴的，熱情的，希望的，匯成一種聲音的巨流，在空間裏震蕩。長一也揚起臂膀高叫着：

『五月呵！』

『我們要麵包。』

『孩子是餓死了的吓！』

他後面好像隱藏着一種力量在那裏推動。

長一現在彷彿也知道：雖然黑夜與黑夜是那樣綿密地緊接着，可是呼喊着的聲音終於是在漸漸接近破曉的呀！他在這時代裏並不能算一個了不起的英雄好漢，可是經驗在教訓他，他的現在絕對不錯，他應如此！否則他就應該去到一子小墳的旁邊，給自己和老婆挖兩個坑。

鼻子

沙先生的藝術氣分非常濃重，到過巴黎。他面部的中央有一個鮮紅的鼻子，脂肪質都從這地方跑出來，是白的顏色，紅白相間，非常醒目。這是一種特點，然而在某種意義上，又不能不說是一件缺陷。可是他也對鼻子沒有表示過一點意見，似乎他毫不注意這個鼻子，好像那是生在別人的面孔上，與他毫不相關。他這種淡然置之的態度，是不是有什麼政策在內面，我們是無從知道的。不過看見那鼻子的人，從來沒有當面恭維過它，也沒有當面毀謗過它。所以他對於這東西的好壞，也就沒有明白宣示自己的意旨了。

他的鼻子，直到一九三×年，他滿三十四歲，從來沒有醫過。（這並不是他立志不和醫生往來，他是和牙醫生有過交易的。）這原因，有兩方面：第一，保存個人獨有

的風格。其次，如果因之使別人看了不順眼，也是別人感覺上的問題。

假若有人跑來當面恭維他一頓，說他的鼻子和常人兩樣，說那是特殊的，可以象徵一種高尚的意味。這樣，他會高興麼？會高興到怎樣的程度？會不會發生反感？我們不能斷定。不過假若有人把他的鼻子當作一個諷刺的對象來諷刺，對他說：

『咳！你這個鼻子真是一個出衆的！有了它真是一個好的賣相！你不覺得麼？』
這樣所產生的結果，我們相信一定很壞。

曾經有過這樣一次：他結婚不久，他的太太那時還很年青，人們都說她漂亮，因為她有一個端正的鼻子和一對大眼睛。她很愛好藝術，而沙先生那時剛從法國回來，他打寬領結，留長頭髮，立志要做藝術家。於是他們就戀愛了，那互相了解的程度，當然非同泛泛，但是結婚不久，他們之間卻鬧起來了，而且提到離婚，這可把別人嚇倒了。

爲什麼呢？一定有人要這樣問。

原來就是爲了鼻子。

他們結婚了一個星期的光景，他們什麼都很好，同一個別的新婚夫婦一樣；僅僅只有他那個鼻子在新夫人眼中有點不大慣，但這對他做丈夫的威儀和夫妻間的情感，也並沒有多大妨害。她很能彀把對方的美點在自己眼裏擴大來看，把那可以原諒的地方常常想方法原諒。不過他的這個鼻子太明顯而且奇特了，所以在他的太太的腦子裏，總還有這麼一個疑問：

『爲什麼他不醫一醫？』

但他太太立刻就又想到：

『也許是醫不好的。』

於是便把那鼻子太紅了的事，一直擱下來了。

新婚不久，他們去西湖旅行，這是他們的蜜月，每個摩登男女結了婚都有這樣一個蜜月，對於沙先生和他的太太，那是些香而又甜的日子，他們就在那種湖光山

色中，在那種香而又甜的日子裏沉醉了。那是夢一般的，在他們心裏是一種溫柔而又飄渺的景況，他們忘記了過去，他們也不去想未來，他們忘掉了這現實的人間的一切。沙先生在這個時候，是快樂而且興奮的。

他們沉醉了多天，有一次，在一個中國館子裏用過午餐，由館子裏出來，下樓走了幾十步光景，後面樓上的堂倌忽然喊起來了。

「喂！先生！先生！」

他們沒注意。

「喂！先生！你忘了帽子！」

他們還是走他們的路，沒有聽見。

「哎，那個穿西裝的先生，那個紅鼻頭先生！」

於是另外一個堂倌也幫忙大聲地喊：

「那個紅鼻頭先生！」

很多街上的人都注意了，有的在指他的鼻子，這一來他纔注意自己竟忘掉帽子了。他站着，那堂倌把帽子送來，滿街的人都笑起來，都在看他的鼻子，好像都是些生物學家樣，把他這個鼻子作爲很好的對象在研究。他接過帽子，他不獨面孔要紅了，而且鼻子更加紅了。

他的太太站着，也在看他。

本來世俗之人在我們主人翁看來是不算一回事的；堂倌和那些走路的人算什麼東西！不過這些東西跑來當面笑他，當面叫他紅鼻頭，總不是事，而且最令他不快活的，是他的太太竟然受了世俗之見的影響，也來看他的鼻子。所以他把帽子握在手裏，很不舒服的樣子說：

『我們走吧！』

『我們回去吧！』

他的夫人也沒有精神似地。

就這樣一件小小的事情，打斷了他們的遊興。

回到家裏來，他們不高興了很多天。有一天的晚上，他的太太忽然露出滿面的笑容來了，這是蜜月旅行以後的第一次。沙先生也注意了。

『我今天看見你笑了，你很高興。』沙先生說。

『不錯，我今天有高興的事情告訴你。』太太回答他。

『有什麼事使你這般高興？』

『爲了你的事。我打聽了這多天。』

『爲了我的事？讓我猜猜看，你先不要講。』

『你猜。』

『我猜是不是至上藝術社送來一筆稿費？』

『不是。』

『那麼也許是海報欠的稿費要到了手？』

『也不是。』

『那一定是我三年心血的結晶那一部多情皇后通過了。』

『還不是。』

『還不是，那也就難猜了！』

『這消息你聽了也會高興的。』

『你講講看。』

『關於你的鼻子的事。』

『我的鼻子！』

他好像被人戳了一刀似地不安，他這樣回答，看着他的太太。

『是的，你的鼻子。』

『唔——』

『我有一個親戚，他是學醫的，在日本留學七年了。』

『留學七年，那一定是個好的醫生。』他連忙支吾過去。

『所以我就特地去問他。』

『問他一些什麼？』

『關於你的鼻子。他說有辦法，而且醫好也很容易。』

這時沙先生的顏色也變了，那個鼻子紅得很利害，他快要發脾氣了，這就好像在大庭廣衆中，一個很有面子的紳士被人無端侮辱，因而把尊嚴喪失，於是不得不放下面孔似的。

他對他的太太馬上是一個交涉的態度。

『假使是我請你去問的，這到感激不淺！』

他的太太看看他的面色，聽他的這話，不懂他的意思。

他停了一會再對她說：

『但是我並沒有請你去問。』

他的太太仍舊沒有做聲。沙先生因為受了刺激，他的鼻子更加紅了。

「是生在你臉上，你去問醫生，也沒有什麼不可以。」

他的太太睜了一對大眼睛望着他，仍舊不響。

「但是生在我的面孔上，我高興醫便醫，我還不曾想到這一層上面的時候，誰也不能勉強我。」

他的太太終於明白過來了，連忙說道：

「我並不勉強你，不過這也並不是出於惡意。」

「但是我並不要這種好意。」

「假使你記起在西湖的那一次。」

「那一羣是無知！」

「可是你也受窘。」

「我看你也和他那些人一樣，要是你也看不慣，你可以另外去找一個不紅的，

這也不困難。」

他的太太聽了他的話，臉都白了。而他卻把門一開，走出去了。這是一個開始。以後爲了這事，吵過架，甚至於鬧過離婚。這就是說，他不願意和這樣有世俗之見的女人在一道。結果他的太太完全屈伏。這也就是說，酒釀鼻子完全佔了勝利。

這種勝利是一段舊話，這是十多年以前的事，現在他們已經有了孩子，都是中年人了。

他的大孩子已經進了學校，可是他的鼻子老是那麼樣紅，他的生活也沒有絲毫變異：吃酒，跳舞，看戲，跑遊藝場，尋找刺激，寫文章賣。

他很歡喜他的大孩子，他把他的的大孩子常常帶出去看電影，喫西菜，聽音樂，他要他的孩子也學他的樣，有高尙的情操，成爲藝術家。他雖然生性孤獨，但是從這些地方到也顯不出來。

他的孩子有十一歲的光景，在學校裏常常弄得不及格，他並不歡喜做一個藝

術家，他只喜歡吃糖菓。他雖然歡喜這個孩子，但是這孩子並不怎樣和他要好，他們在一起的時候，那孩子老是睜了一對大眼睛望着他的鼻子，這是一種生疏的表示。這孩子對於他的鼻子沒有得到一個解釋，早就發生懷疑：以爲他那個鼻子，是妖怪變的；或者那個鼻子，也和自己頑的假面具一樣，是故意裝上去，拿出來給別人看的。那個孩子對於他的鼻子發生奇異的幻想，已經不是一天。

有一次，他送那孩子去看電影，出來之後，那孩子說肚皮餓了，要喫飯。於是走到老遠，他把孩子送進一個俄菜館裏去喫飯，喫過飯再走回來，那孩子已經走不動了。

『爸爸我走不動。』

『這一點路就走不動？』

他很有點不滿意這個孩子，因爲他有點負他的期望，他很想把這孩子帶往海外各地去遊歷，但是他竟然這點苦也吃不來。他還是照樣走他的路，讓那孩子很吃力地跟着。一會那孩子又叫道：

「爸爸，我腿痠。」

「腿痠，跟爸爸慢慢走！」

但他看看那孩子是真走不動了，發見了右手有一個咖啡店，於是把那孩子牽了進去，找了一個臺子坐下。

他看見他的孩子面孔也紅了，額上有汗珠，摸摸他的臉。

「呵，真的吃力麼？面孔也紅了哩。」

「爸爸的臉也紅了，爸爸的鼻子更紅。」

那孩子指了他的鼻子說。

那咖啡館有許多熟面孔。

他沒有做聲，忍住了。

那孩子繼續問道：

「爸爸爲什麼鼻子是紅的？」

他不高興，但他勉強回答道：

『因為是爸爸，所以鼻子是紅的。』

『為什麼別人不是紅的？』

『因為別人不是你的爸爸。』

『爸爸，為什麼我的鼻子不是紅的？』

他聽了這孩子的話，非常發氣，連聲罵那孩子。

『混蛋，不要多話坐好！』

他一下將孩子提起來放在櫈子上。

孩子問自己的鼻子為什麼不和爸爸一樣也是紅的，這本算不了一件受不了的刺激，而且他對鼻子的主張，向來是堅決的，然而他這一次竟因此而動搖了他一貫的主張，這可見得有始有終，真正只有聖人能辦得到，而他是吃了自己不是聖人的虧了。

受了這樣的刺激，回家去，忽然把他的生活弄得有點變態：第二天一早爬起身，就想起自己的鼻子來。

『我到要看看。』

他跑到鏡子前面去照照鏡子，他看見自己的鼻子是太紅了，紅得特別，這是平常他所不注意的，一旦受了刺激，注意到它，不免有點懷恨。

『我爲什麼就要這樣？』

他用手巾包在大指與二指之間，在鼻頭上使勁地捏了一把，好像要把它拉下來似的，但結果更壞；等他再仔細地看看，反而更紅了。於是再拉，再看，更紅。這回他真的發氣了。

『我找醫生去！』

對於做醫生的這種職業，他是非常賤視的。這不僅是他們不懂什麼文學藝術，並且他爲了牙痛，被牙醫生敲了四十六兩銀子。

但是人們看到這裏會要奇怪：爲什麼他很當心牙齒而並不注意鼻子呢？這道理，前面也略略提過，就是祇因爲牙痛的那種不舒服的感覺是屬於自己的；而鼻子擺在面孔上，即使紅，並不痛，即使看了有不舒服的感覺，卻是屬於別人。以上是他從前的事實與意見，和目下的心境又略有不同了。

他走在馬路上，打算去找醫生，但並不打算去找他的夫人曾經找過的那醫生。他看看錶，時間還太早，所有的醫生都不會在這時候看病，但是他仍然往火車站那邊走。

「我一定要把它弄好！」他一邊走一邊自言自語地說。

爲了還有很多的時間，他又不願意再回家去，就找了一個西菜館子，進去叫了一杯牛奶，一份麵包，這樣消費掉一個鐘頭的光景。臨走，他又去望望那靠牆壁的穿衣鏡，他的鼻子，果然紅得利害。

「哼，馬上——」

他把鼻子一皺，拿了帽子往頭上一蓋，走了。

到了電車站，電車也到了，車上的人很不少，但是他決不落後，也擠上去，站在人中間。

電車裏面很擁擠，使得他極不舒服，這還是其次；更使他不舒服的是坐在他面前的那一位，在不停地瞧他，他很清楚那一定是在瞧他的鼻子，——他面孔上沒有什麼好看，除非那個鼻子。但在平時他的鼻子也並沒有像這樣令人注意，他曉得這一定是早晨照鏡子的時候拉壞了。

他雖然很氣自己不該把鼻子拉壞，但拉自己的鼻子，決不是爲了供人欣賞，所以對於那個看他的人，他也不甘示弱，他也瞧那人的面孔，想在那對方的面孔上，找出與他的鼻子相類的東西來研究，當作報復。

但是坐在右手的一個也來瞧他的鼻子。而且坐在左邊的一個也來了。

這可使得他無法應付。

這時候，如果他手裏有一份報紙，他一定看報紙，可以把自己的面孔遮起來。但是他手裏沒有拿東西，這真使得他窘極了；而且他的側面也似乎有人在研究他的鼻子，他覺得自己完全失敗了，而且非常狼狽了，他又覺得這些人全不是人。他要和他們決鬪。

幸好車到了他的目的地，所以他那受窘的狀況並不會持久。他下了車，吐了一口氣，直往醫院那邊走去。

醫院很大，他在詢問處問過了地點，於是到了掛號處；掛號處的人非常之多，他拿了一個紙條，是九十六號。

坐在掛號處高檯上的禿頂漢子非常忙碌，滿面大汗，高聲叫喊：

「五十八號，王衆生！」

他把王鐘生故意叫成「王衆生」。

『可惡！』沙先生心裏想。

『六十九號王張氏！』

『七十四號』

『八十……』

他聽那禿頂漢子喊號數，被擠在那許多人當中，被擠過去又擠過來，簡直一點好的感覺也沒有；幸而沒有人注意他的鼻子。

『九十號，九十一，九十二……都拿過來！』

那些條子都插在票簽裏。

『你什麼病？』

一個個地問，問話的態度有一點居高臨下的神氣，立在外面的就一個個地回答，非常恭謹。

臨到了他。

「九十六號：你是內科外科？」

「外科。」

他回答，用手巾抓住鼻子，可是抓住鼻子發音有點不行，又放下了。

「你叫什麼名字？」

「沙田竹！」

「你多大歲數？」

「三十歲。」

「以前來看過？」

「沒有。」

「什麼地方人？」

「本地人。」

「外科什麼病？」

這有點成問題了，但還是滿不在意地回答道：

「看鼻子！」

「鼻子長東西？鼻子裏面，還是外面？」

那禿頭坐在高檯上，居高臨下，故意懶洋洋地問，隨意把低下去的眼睛抬起來，那眼睛就自然而然地釘在他的鼻子上，而且當他發覺了這個紅得放亮的鼻子，他就用一個中指頭抓抓禿頂，故意地把眉毛一楞，表示驚異。

但他還是很自然地回答道：

「外邊。」

「外邊？那不是外科皮膚科！」

那禿頭說過了，又很大聲地關照他右面拿筆的一位：

「改一改九十六號，皮膚花柳科，鼻子上生紅疹子的——酒齧鼻子。」

於是很多的病人都把頭伸過來看酒齧鼻子。

他氣憤而且狠狽。

接過掛號處的那份東西，鑽了出來，他外面雖然鎮靜，可是內心煩躁得很，他很想一下扯了那張東西，把禿頭叫出來和他決鬥，但一想到和門房決鬥有失尊嚴，就遲疑了一會，也還是進待診室去了。

醫生是一個四川人，很深的近視眼，帶的白金框子眼鏡，他並不看他，只是問道：「你什麼病？」

他把手指了自己的鼻子。

「你是從小就有的？」

他點點頭。

「過來我看看。」

他把鼻子翹起來伸過去給對方，對方看了一會，點點頭表示知道了，就動手寫醫方子，寫了方子之後，向一位穿白衣服戴白帽子的看護講了一聲，於是他便被那

個粗腰肥臀滿面塗白的看護領了過去，站在一個盆子跟前，那女的先放了一點水在盆子裏，又倒幾滴藥，叫他自己洗一洗鼻子。洗過了鼻子，她便拿了一個白銅夾子，夾了一朵棉花，伸進一個藥盂裏去，那立刻出來的棉花便變成黃色，塗在鼻子上去，味道難聞極了，他連忙搖頭，但是已經不成功。她塗了一次還不足，塗了又塗，然後拿了一塊紗布貼上去，剪了兩條橡皮膏，像法院裏封門的封條樣貼上去，交叉着。

『好了！』

這纔放了一張藥單子在他手裏，放他出來。

現在他的鼻子上可以比從前熱鬧多了，鼻子上面有紅顏色，紅顏色上面又有黃色的藥，再上面有紗布，再上面有橡皮膏。堆在鼻頭上，一大堆，他自己也可以看得見，而且看得清清楚楚的。這可有點使他大不滿意；他原來的鼻子，只要不照鏡子，他什麼也不知道，他按時上茶室，按時喫咖啡，按時上舞廳，別人看了他的鼻子，即使要發生特異的的感覺，那是別人的事，他可不管那些，他只要自己的感覺過得去，他的

鼻子並沒有與他的感覺爲難；他爲什麼今天忽然要與自己的感覺爲難呢？首先就不該有這個念頭，爲什麼要關心到鼻子呢？而且爲什麼要去照鏡子看自己的鼻子呢？看了也就完了，更該把手巾用手包了去拉它的，弄得它充血，紅得發亮。於是在車上給別人鑒賞，受嘲笑，受刺激。更不該到那個醫院裏去給那個禿子開頑笑，給病人作笑話。給醫生研究，給護士塗上這種藥，而且弄這一大堆在鼻頭上，這究竟成一個什麼樣子。

他越想越煩惱，越想越追悔，他真想一把把鼻子上的那一堆東西抓下來。剛一出醫院的門，就有兩部黃包車跟在他後面。

『先生，可要車子？』

『先生，坐我的去。』

當他搖頭表示不用車的時候，他們可哈哈地笑起來了。

『這真混蛋！』

他心裏曉得這黃包車夫一定是在笑他的鼻子，馬路上的人都看他的鼻子，而且都在笑他的鼻子，連在指揮交通的巡捕也注意他的鼻子。他爲什麼要受這樣的歧視呢？

他上了電車，電車廂的人這一次可更厲害了，他們的眼睛都一致地朝他鼻子上看，他站在月臺上，月臺上也有人看他，並且連開車的也回過頭來向他望。

這真使他發氣。

「真是混蛋！我一定要找一個地方把它扯掉，媽的！」

他剛上來就預備下去，他打算下去找一個僻靜地方把鼻子上的一堆東西抓下來，因爲它所給與他的刺激太難受了。

車子剛一停下，他就聳聳肩從人堆裏擠出去；剛下了一級，但他後面忽然來了。一隻粗大的手，一把抓住他的後領，連襯衣領和西裝領都被他抓住，而且提起來了。

「豬糞！不買票好跑嗎？」

他被抓回到車上，他這個樣子一定非常之好，所以車上的人都在大笑。

『我上錯了車！』他連忙說。

那賣票的並不理他，只是大聲地命令他道：

『數銅板來——九分！』

等他把銅板數好，已經開車了，又等了一站，他纔下去。

他下了車，蹺過馬路，鑽進弄堂裏去了。他找到一個小便處，四面望望。幸而沒有人在跟前，這時他就如同對付一個仇人樣，一把揪住鼻子上的那一堆東西，連拉了幾把，被他拉下來了，他丟進便池裏，用手巾在鼻頭擦了一會，出來後叫了一輛黃包車回家。

到家裏來，已經有朋友在家裏等他。

他受了這樣的待遇，弄得自己精神異常頹敗，那客人是一位與他同在中學教課的朋友，很久不見，一見面就問：

「近來好呀？」

他不同客人答話，只點了點頭，跑到洗臉的地方去，拿了一把溼手巾在鼻子上擦了幾把，然後跑出來和客人談話。他說他近來寫了一部杏子夫人，這一部著作情節和茶花女不相上下，快要脫稿了。最近爲了出版的事很忙；今天就是爲了這個跑了不少的地方，至於今天他醫鼻子和在路上倒霉的事，他一點也不去提起，因爲這朋友是極力勸過他把鼻子快去醫的一位。他不去就醫，這朋友很不以這爲然，而他今天卻下了最後的決心，他再也不管這一件事了，他再也不願意別人提到他的鼻子。

他們談了一會，但那朋友便又自動地將問題牽到他鼻子上去，而且勸他馬上去醫鼻子。

「醫不醫，對於我毫無關係。」他心裏想，也預備這樣回答。

「可以醫好，何必不醫？」那朋友說。

「是的，是的！」他看見朋友太熱心管閑事，就變更了對付的方策，連忙說，是的。但他心裏卻非常痛惡，在平時還可原諒，但今天太不舒服了。

但是那朋友卻說：

「這是容易辦的事情，而且在面部。」

這種話，很令他感到威脅，他心想：

「別人如果看了不舒服，這是別人感覺上的問題！」

但是他並沒有這樣答出來，只是連忙點頭說：

「不錯，不錯，你的話不錯！」

「我介紹你一個地方——」

他忽然想到這人的姊夫是個醫生，心裏就罵：

「混蛋！原來是替親戚拉生意的！」

但口裏卻說：

『很好！很好！你寫個地址。』他把一支筆送過去。

於是他的朋友寫好了介紹信，起身告辭。

但是朋友一出去，他就立刻罵王八蛋，將這介紹信扯成幾片，攢在痰盂裏。

過了很久，他去拜訪一位親戚，這親戚是一位西醫，剛從天津搬來上海，見了面，他們談得很投機，不過這醫生常常注意他的鼻子，他心裏又不免在想，『他要找我做生意了，』把臉轉向別處。但是這位親戚終於問到他的鼻子，並且告訴他說這是一種病，講出這病的原因，症候和療法。並且向他宣傳，說這個鼻子，放任下去一定很壞，所以醫好是必要的。而且他願意盡一番義務。他這次對於親戚的話，並沒有發生反感，也沒有當面拒絕對方的提議。他臨走的時候，那醫生送他兩包藥，叫他每晚擦上去睡覺，早晨洗掉它。

他把那兩包藥放在口袋裏，在回家的路上，對於他原來的意見又有點動搖了。

『我究竟還是醫，還是不醫？』

他一面走一面問自己，並且仔細推敲利害，因為上一次不加思索喫了大虧，於是這一次不得不仔細推敲推敲了。他心裏想：

『假使我下了決心醫，這是否對於我有些什麼妨害？我一天的工作：十二點鐘起床，三點鐘喫茶，五點鐘寫文章，十點鐘上跳舞廳，回家來，把鼻子上抹一點藥，睡覺，第二天一早，將它洗掉。』

好處是沒有的。他又想：

『假使沒什麼對我不利的地方，那就這樣醫好也行；每天把那些照例的工作做完，然後再來把鼻子上抹一點藥，上床睡覺。第二天洗臉的時候，就便將它洗掉。』

壞處也是沒有的。

『只要我不感覺麻煩就好了。』

他這樣自言自語地說了一會，但接着他又問道：

『但假使我中途裏感到麻煩呢？』

『那麼我就停止抹藥，對於我也沒有損失。』

他立刻回答自己。

並且他又肯定地說道：

『或者我就強制自己抹藥！』

『但是強制自己是很壞的。一件事做得半途而廢也是很舒服的！』這樣想的時候，他那肯定的意思又有點動搖了。

可是不一會他又來糾正自己的動搖：

『那我總有辦法：只要自己不感覺到有什麼不舒服，就好辦了；或者把這種麻煩不當作討厭，也就好辦了。』

於是他覺得這樣沒有什麼損失，而且也很討太太的歡喜，因為在前十年她就有過這樣的要求。

他在回來的時候，就自己一個人在那裏一問一答，結果弄得自己竟是非常滿

意。

他一近門就看見自己的太太在書廚裏尋什麼東西，他連忙叫道：

『我帶回一件好的消息。』

他的太太回過身來問他什麼消息。

『你聽了也會高興的！』

『一定高興，那是一個什麼好的消息？』

『你猜猜看？』

於是他的太太想了一會。

『一定是你拿到了一筆很大的稿費。』

『不對。』

『一定是你的得意的文章發表出來了。』

『也不是；我沒有不得意的文章。』

「是你想到一個很好的小說題材？」

「也不是；那很平常的。」

「那就難猜了，——哦，也許在汽車上遇見一個漂亮的女子。」

「更不對了：遇見一個漂亮的女子，我也許會高興的，難道你也會高興？」

「那麼是你買了兩條航空獎券？」

「更加不對。」

「我猜中了：一定是有朋友替你介紹差使？」

不等他有回答，她又接着說道：

「再不然，就是你在什麼地方弄到一筆錢，可以把房租開消清楚，還替我同明

兒買兩件衣料？」

他聽見他的太太越猜越遠，越猜越是些他不愛聽的話，他覺得女人真是俗不可耐的東西！說話不上三句五句，總離不開胭脂水粉柴米油鹽。

「我要是再讓她猜下去，真會越說越不成樣；也許她就猜我在電車上拾得一個皮包，也許她猜我在馬路上檢到一張兌條哩。女人真是俗物！」

沙先生的心是充滿了浪漫與熱情的，他有詩人的氣質，他只想那中世紀的騎士美人的生活，而他的太太竟是這樣的粗俗，而且臉眼角已經有皺紋，一雙手粗糙得如同柴棍棒。他看了太太一眼，心裏禁不住這樣叫道：

「你這庸俗不堪的動物呀！」

他站在原來的地方，雙手抄在袴袋裏一直沒有動，現在才從袴袋裏將手抽出來，一包東西撐在他的手上。

「你看，就是這個。」

他的太太大喫一驚，以爲是替他買的戒指哩，這一來真有點被他感動了，把平時他在外面和舞女抱在一起狂跳，在咖啡館和侍女胡調的事都忘記了，她差一點就要跑上來給他一個熱烈的擁抱，說不定她還要在他的紅鼻子上吻一下哩！

但幸而她還沒有這樣做的時候，那紙包被他打開了。

『你看，這一包藥！』

『那是做什麼用的？』

他的太太見是藥，就無精打彩地問。

『是親戚那裏拿來的，他叫我睡覺的時候抹一點在鼻子上，第二天一早又將牠洗去，這樣一天兩天，十天八天，一個月的工夫，我的鼻子將要有一番自新的時候了。』

『唔——』

他太太的唯一回答。

我們早已知道他的太太，現在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對於柴米油鹽的事，很注意的，對於他鼻子紅不紅的事，是早已不像新婚時候的那樣計較了，而且她和這個鮮紅的鼻子已經相處了十多年，一年三百幾十天，一天二十四小時，她早已看

慣了。不但她早已看慣了，就是他們的至親好友，街坊鄰舍，也早已看慣了。人們早已不把他的鼻子作爲談話的題材，反正大家都清楚這裏住了一家，他家裏有一個太太，兩個少爺，主人是紅鼻子，不肯幹事，每天起來很晏，每天的工作是喫茶，喝酒，抽煙，坐咖啡店，跳舞，寫點文章在報紙上發表，人不睬他，他也不睬人。這就是說，他鼻子的紅，在天地間已經成爲當然的事了，在別人的心目中，已經不能感覺這是一個新奇有趣的事物，而他的太太早已是柴米油鹽的太太了。她只要米店裏不來要賬，只要付清了房租，他的鼻子就是能殼再紅上一倍，又與她何干？所以，她只淡淡地說：

『只要能夠天天擦藥，那是會好的！』

可是她的冷淡，使沙先生生氣。他想：

『她全不關心我的事！她在做些什麼！』

沙先生這時候的不舒服，遠在「太太庸俗的態度，使他美的情感深受刺激」以上。他本應當板起面孔發一頓皮氣，但又無辭可藉，可是使自己不開心的話說出

來，這又未免太示弱了。他只好暫時忍住性子，再和她說了幾句用這藥的方便，和這藥的效力的話；但她仍舊隨隨便便地回答。

他對她那淡漠的態度，終於忍不住了。

「難道你就不高興聽這個消息？」

「我麼？」他太太說。

「難道你不記得從前你替我找過醫生？」

「現在已經不是從前了。」

「你現在怎樣呢？難道你就愛上了姓張的，姓李的？那你早就該和我離婚！」

但是他沒有這樣說出口，祇是很平常地說道：

「我到很希望聽聽你的意見！」

「我還有什麼意見？我的意見就有也是很簡單的。我已經是一個中年人，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從前希望了一些什麼，做了一些什麼，早已記不起來。就是記起也還

不是那樣？現在我早已是在一些柴米油鹽的家務事裏面竄暈了頭，你可以進跳舞廳頑一個通夜，你可以到咖啡館裏去坐一下午，可是我只能在家裏守房。昨天下午收房租收水電的來討過賬，說是欠了兩個月的租錢了，再不付錢就要來割電綫，斷自來水，攆我們出去。今天上午米店裏來了最後的通知，要錢。並且說此後不再來往了！

接着她就數了一番那所欠的數目，房租多少，米錢多少，雜貨店裏多少，此外還有裁縫店的賬，水果攤子上的賬，光兒要買一個書包，明兒要買一雙皮鞋。

她把這些瑣瑣碎碎的賬報給他聽，可是他聽不到一半早就聽厭了，而且這些他也不知聽過多少次。他最討厭的是這些柴米油鹽的瑣事，但是他的太太卻老是這麼地數給他聽。喫飯的時候，睡覺的時候，沒有一次放過，這是他最不能原諒她的地方。她每每是把這些俗事來傷害他的雅興；傷害一個藝術家平時的美感還可原諒，更可惡的是有的時候他正在自己特造的一種美好的情緒中優遊，這很可以使

他構成爲一篇感人的傑作，她却跑來什麼米呀房租呀，於是他那種微妙的感情，就被這米呀房租呀的事破壞了。他到這時候還不能拿出代表作來，如像小仲馬的茶花女一樣，說不定就是爲了這些事情。這樣一想的時候，不由得他不恨自己的女人，他真想趁她還沒有說完的時光，走上去攆嘴一巴掌，將她的話頭打掉。不過他想到發皮氣，有損藝術家的風度的時候，他便忍住了。

這時他的皮氣雖然不會發作，但是已經很氣了，這是從他那個鼻子上看得出的，因爲他的鼻子非常之紅，紅得和平常完全不同的緣故。

「女人真是俗物！女人真是俗物！你庸俗的女人呀！不懂藝術，什麼都不懂，我爲什麼要和這樣的女人結婚呢？我爲什麼不抱獨身主義呢？」

他越想越氣，越想越悶，鼻子越發紅了。

他太太的話不再聽下去，也不回答，就獨身到後面小房間裏去了。他拿起一份小報來看了一會，又抽出幾張信紙來準備寫信，但都沒有心情去幹。立起身來，在房

間裏走了兩個來回。一伸手到袴子荷包裏，觸到那兩包藥，他就將它抓出來，一把將它捏碎了，攢在痰盂裏。

家裏再也坐不住了，他走出來，外面的空氣使他感到爽快得多。到茶館裏去坐了兩個鐘頭，喫過客飯，看看錶，已經不早了，在馬路上跑了一陣，已經是上跳舞廳的時候。

晚上到了鴛鴦跳舞廳，他在舞廳選好了一個角落裏的位置坐下；他其所以要把自己位置在角落的緣故，也並不是怕別人來研究他的那個鼻子，他對於鼻子的態度現在已經下了最後的決心了，他打算讓它永遠就這樣長在自己面孔上。他只要鼻子不痛也不癢，他要永遠和它連成一氣，攻守同盟，別人笑它，他得保護它，別人嘲罵它，他得恭維它，別人當它是酒壘鼻子，他要當這是高尚的表徵；有誰覺得他的鼻子難看，他便要把鼻子伸在他前面請他多看兩眼；有誰以爲它好看，他便不給他多看一眼；因爲鼻子是他的，他爲什麼不應該有這樣的一個鼻子呢？他決不是平凡。

他爲什麼要和這些庸俗的世人一樣呢？他決不一樣。鼻子可以作證；而且鼻子不能和他分開，他是鼻子的主人，他得與它取一致的步調，對付這些庸俗的世人。

那鼻子浸在咖啡裏的時候，他慢慢地陷進沉思裏去了。

音樂已經開始，他上場去邀了一個素不相識的舞女伴舞，當他發覺她在偷看他的鼻子的時候，他便把自己的鼻子更加貼近了她。將鼻子伸進她的鬢毛裏。

『看了我的鼻子，你感覺到不舒服嗎？好，我要和你多跳幾次。』

但他並沒有和她多來幾次，他另外有了一個對手了，這是他的熟人，人很矮，腰很肥，面孔並不十分難看，就是粉塗得太多，以致被輕薄的舞客用舌尖舐了的部份，斑痕顯然。

「很久不見了。」

「很久了，有三四天。」

「你好？」

「很好，你呢，今天生了氣的？」

「何以見得？」

「鼻子告訴我。」

「它怎樣？」

「它紅得利害！」

「你討厭它？」

「並不。」

「那麼你歡喜它？」

「並不。」

「那麼你有怎麼樣的意見？」

「它很好看。」

「很好看嗎？」

「是的。」

「怎樣好看？」

「它像一個東西！」

別人敢於當面諷刺他的鼻子了，可惡！於是他像被打了一棍子似地，大聲問道：

「像什麼？」

那舞女連忙向他賠了笑臉，說道：

「像一朵剛開的玫瑰。」

「真的麼？」

「真的。」

他滿意了，而且有點沉醉，他覺得這纔是生活，一個藝術家應該生活在這種氛
圍中纔可以忘掉俗慮，纔可以培養得出熱情和美感。於是紅鼻子在染了色彩的燈
光之下放亮了。而且他提起精神，拱起屁股，聳起肩膀，在夢一般的音樂中狂亂地跳

起來。那舞女便跟着他一上一下地，就好像被他提在手中的一個打樁的器具。這樣一來，我們不獨可以看得見他的外表，——那興奮的動作；而且由他的動作，也顯示了他那不可遏抑的熱情。

王教授歸家

下午五點鐘快要到。

王教授的功課是三到五，他的課下得略略早幾分鐘，因為他在兩小時當中應該休息的時候，並沒有休息。

他下了課，發了一陣牢騷，扣好了皮包，由學校裏回家；這時店舖裏的燈光已經照得滿街通亮。他慢慢地走，右肩約高于左肩一寸半的光景；他有這樣的一個姿式，並不由于他本人很歡喜具有這種特點，也不是老早就養成右肩高聳的習慣，實在那個破舊歪凸的皮包，被夾在他的右脅下，以致他的右半個人，要格外抬高賣力，就自然而然地形成那個樣子了。

他往自己家裏走，匆匆忙忙地，歪了肩膀。

他有三十多歲，大學畢業之後，曾經幹過幾年差事；因為以前有一個遠親是一個二三等要人，而且幹的都是紅差事，所以早幾年他的光景並不算壞；他還代理過一趟縣知事，不過因為是三等缺，又是替代性質，並沒有弄到什麼好處，現在那個遠親下台了，住在上海，所以他也只好帶了家眷住在上海，在上海他閑了五年多，現在算被他在一個私立大學裏找到四個鐘頭的功課，每月的收入有六十四元。

他不大歡喜說話，額角上筋絡顯露，面上黃中透黑，形容已經是憔悴極了；加之他身上穿了一件吊灰布長衫，兩隻腳套進一雙幾乎大了半寸的黑皮鞋裏，走起路來，提提踏踏。叫人看了他的外形，有點覺得他神情狼狽。他額角上常常有些皺紋，眉眼微蹙，臉肉硬板板的，口角下垂，這就表示這個人心頭也很不寬展。

他剛剛下課，在走廊上遇見那個教經濟學的長頸子教授，他告訴他一個消息，說是薪水要打八折，他六十四塊錢一月，還養活一家八口，外面拉了一身的爛債，生活早就不得了的。只有那一點進款，再打一個八折，豈不是更少了。

這個消息對於他真是十分不利，在休息室，他和同事談這問題，他大發議論，說中國政治腐敗，教育破產，報酬菲薄。

後來他爲了逞一時的痛快，竟至於拍桌子，拖椅子，罵學校當局只顧自己，不管他人，也全不是些好蛋。

他正罵得起勁，那教務主任剛好由門口經過，釘了他一眼，由於這樣他的話也就停止了，夾了皮包歸家。

但是他一出門就覺到今天的辦法不妥當。

他一邊走一邊對自己說：

『講不定我走過之後，同事們正在笑我狼狽，那真丟臉！』

不一會他又觸到更壞的事上去：

『這樣一來，或者鬧出比丟臉更要壞的結果來也說不定。』

於是他就記起一件可怕的事情來了，那是李可法教授的事情；那位李可法教

授，也是因為說話不當心，以致大家就把李可法教授擠走了，而且瓜分他的鐘點他很耽心，他立刻否認道：

『我不能穀那樣，我不能像李可法教授那樣！』

他口裏雖然這樣說，但是他已經覺得自己有步李可法教授後塵的危險。

這個時候他忽然對自己的前途很抱悲觀。他覺得自己環境太壞，心情太惡劣，常常做錯事。

『真正背時透頂，真正背時透頂！』

他狠狠地埋怨自己背時的命運，並且研究背時的原因，那原因不一會就被他研究出來了，那是家庭害了他：孩子太多，家累太重。這又是女人的不好：不會生活，太不節省，只會生育。

這樣一來他就把所有的不好都推在女人身上去。他仔細思量起來，覺得女人要是不肯生育，他的生活會寬展得多，或者要是沒有個什麼女人，他根本就不會背

時，他早就可以遠走高飛了。這幾年他生活的狼狽，真使他悲哀而且憤怒。所以他恨女人，他罵女人。他一手把皮包夾得緊緊地，一手捏了拳頭。

『我一定回去收拾她一頓！』

他的脾氣來得很兇，並且覺得自己的觀點正確，此刻什麼也不想，只在一心一意地打算回去收拾女人。

他急急忙忙地走他的路，平時坐車，今天連車也不坐，因為他氣憤得忘記了。到了一個轉角的地方，這地方走路的人非常擁擠。但是他仍舊是那樣氣急倉促地走，一點也不注意，當他預備左轉彎的時候，另一條馬路的行人道上有一個大塊頭正在右轉彎走，那是由於王教授的忽略，竟使得自己和那個大塊頭面對面地撞個正着，他避讓不及，只撞得他後退三步。

那大塊頭立定看他。

他也站定了看那大塊頭。

這大塊頭是一個包探頭目之類的人物：

這個人有一臉的橫肉，兩道濃眉毛往上翹，眼珠嵌在眼眶子裏，圓而且凸，大面孔，歪鼻子，穿一件青綢夾長袍，袍子很寬，袖口很大，袖口捲起來，露出一隻又肥又粗又大的毛手，露在外面的那截手腕，那顏色和樣子，全像用醬油燒好了的豬蹄膀。

他又了雙手，看牢王教授，那個神氣好像在告訴王教授，說他將要拿點顏色給他看看。

這種人王教授也知道得很清楚：這是殖民地的一種特產，是帝國主義者所豢養的，這種人見了樞鼻子窪眼睛的洋人，是善於服從的，但是對於中國的老百姓，他能逮住你搜身上，甚至於打一耳光踢一脚，對於這種人，在王教授腦子裏，和中國的洋貨西蔥，是擺在一道的，並且是要下等些哩；可是他在這裏並不會想到這些事情，他只覺得站在這裏很不好，他一動腿，預備穿到對過去。

但是那大塊頭並沒有要他穿到對過去，大塊頭很迅速地把手伸過來了，那一

變又粗又大的毛手，動作得很快，在王教授眼裏，那隻手忽然變得非常之能穀象徵一種恐怖的威力，自己整個地縮小了，橫身一個震動，眼前光明的世界忽然消失了，他看不見一切。

當那個巴掌離開了臉面原位的時候，他恍惚，他動搖，他的臉發熱，眼花，耳朵裏發轟。

「噲……」

最後他耳朵裏有這樣的一種聲音，像敲過磬以後的餘音樣。

那巴掌到達臉上的同時，從那個喫臭大蒜的口裏發出這樣的聲音來：

「我插那個娘！」

這聲音恐怖而且難聽，特別難聽的是那個「插」字，好像用一個篋刷子在一個沙鍋裏使勁地刷了一下。這是一個山東漢子的上海腔，從那個喫酒喫大蒜的臭喉嚨裏吐出來，直刺進王教授的靈魂深處，這聲音所傳給他的恐怖，是太大了，較之

那巴掌，較之其他的一切恐怖，都要深沉永久，那聲音使他在一刻功夫裏將對女人的憤怒消失了，對瓜分的恐懼也消失了，只有他的軀殼站在那裏，他感到木然。

那大塊頭的第二個動作，是將他當胸一把抓住。他抓他，他就隨了那位大塊頭的手向前竄了三步，自己的姿式怎樣，他一點也不曉得，他只曉得大塊頭叫他不要動，他就不動，叫他放下皮包，他就放下皮包，叫他兩手撐開，他就兩手撐開，都停妥了；於是那大塊頭就將他渾身上下通通摸到。

這時候王教授腦子裏所想的是一些什麼，我們無從知道，我們只知道他是絕對服從的，他沒有爭辯的勇氣，甚至於連這樣想也沒有想，他整個的自己在大塊頭第一個動作威脅之下就喪失了，雖然當對方翻皮包的時候，他見了自己編的講義，他自尊意識也抬頭了一些：——他覺得自己是一個什麼人，一個大學教授，一個第一等人，却受了這樣侮辱。——然而他還是不能奮起。

對方抄了一次就讓他恢復自由了，這時候他很有向對方提出嚴重抗議的衝

動，但是結果他不讓自己這樣做下去，他覺得自己太孤單了。

而且，他心裏想：

「我的飯碗也快要靠不住了哩！」

而且王教授也知道像這樣侮辱和被侮辱的事件，在一個文明的都市裏是一件很普遍的事，只不過發生在自己身上是不尋常的，是偶然的。

然而在旁人看起來仍舊是尋常的，因為他的那個樣子很像一個收買舊金牙齒的行商走販哩，所以走路的人大家都覺得稀奇，只有王教授一個人感到憤怒。

但不一會又覺得自己憤怒是多餘的；他想他既然是一個殖民地的老百姓，就應該忍受，而對方是包探，他是馬路上秩序的維持者，他是有資格抄檢行人的。他自言自語地說道：

『我有挨巴掌的權利！我送把鬼打了！』

他惡毒地嘲笑自己，他拿自己和一個包打聽對比：覺得自己怎樣也抵不上一

個包打聽的指頭，他平時以爲自己雖然窮，却窮得體面，清高；當了大學教授，中國有幾多這樣的人物呢？然而今天那一巴掌，却把他的體面和清高弄得粉碎了。他能不悲哀麼？

「我呀，嗨！我彀得上一個西意麼？我們的校長從歐洲跑到美洲，纔勉強彀得上一個，我只不過在西意手裏討生活而已！」

他拚命地把自己壓得低下些，便自己把一口氣平復下去，離開那個地方，又往自己家裏走。

他雖然抑制住自己，但是那個包打聽的聲音所給予他的印象，却並沒有消失，那種惡劣難聽的聲音，在他的感覺裏，已經起了一種回聲，無數的回聲。他感到恐怖而且心悸。

但是他所感到恐怖而且心悸的又不是爲了那種聲音，而是另外的一種東西。是由於生活的威脅，他所害怕的只是瓜分的那一件事，這是難以消滅的一種恐怖。

當他挨打的時候，他的那種恐怖也並不會暫時消滅，只不過暫時迴避了一下，那正像游水的時候，用的氣泡袋一樣：當你用力去按它的時候，那氣泡會迴避到另一端去，你放了手，它也就恢復舊觀了。所以當那大塊頭和他分離之後，他的心情又和剛出校門的時候一個樣；只不過加了一件事：他挨過打。

這時候，他的一顆心又在那裏顛來倒地想到什麼『女人……孩子……生活……可怕可惡極了』的那些事件上去了。

並且他又記起女人常常責罵他，侮辱他，說他無用。這種回憶傷了他的心，加重了他氣惱的成份，所以他打算一定趁這口氣回去收拾她一頓。

但是，忽然他耳朵裏又響起那大塊頭的聲音了。

他厭棄而且願意忘掉這種聲音，可是對於這一點，一時還辦不到，他不能毅然拒絕這種聲音，正和他不能毅然拒絕自己去想瓜分的事是一樣。他怎麼變得這樣的呢？他不會發狂麼？

『我不會發狂麼？』

他一邊走一邊這樣問自己，不一會就到了家了，一推開門，他看見女人在廚房裏弄東西，招呼他，問他的話；他因爲自己正在發氣，沒有理。

她在後面再喊他的名字。

於是他就站住了，站在樓梯旁邊。心裏想：『很好，我正要找機會收拾你一頓。』可是剛是這樣想想，另外的一件事又跑進他腦子裏叫他躊躇了：他記得有一次他收拾過她，她當時一聲也不響，也毫不抵抗，等到第二天，她一大清早起身，拿那個馬桶蓋威脅他，不許他動，然後她抱了一床被頭，把他和頭和脚一蒙，手裏拿了一個廚房裏用的大劈柴，一屁股坐在他頭上，用劈柴打脚，又坐在脚頭用劈柴打頭，又坐在當中，用劈柴打頭，又打脚，打了一清早，等他起來照照鏡子，簡直使他非常難堪。幾天都難以振作。她是這樣的一個兇悍的婦人！

所以一想到這件事，他又不肯輕於開釁了。他裝做不聽見，不理她，逕自上樓，

又破又窄又齷齪的樓梯，被他踹得吱格吱格地響，他那比一雙腳格外大些的皮鞋，就提提踏踏地響得更厲害。顯得他心頭焦躁。

「要是我的鐘點被他們瓜分了！要是我和李可法教授一樣——」

他一面爬樓梯一面自言自語地說。

幾個孩子在樓上大聲笑鬧，大聲叫喊，連在小學六年級的一個大孩子也在裏面。

「這些混蛋好，我上來有得你快活的！」

他打算上樓去給他們一點顏色，他要叫他們知道他做老子的人心裏並不舒服。

他到了房間裏，對這些小孩子以一種十分嚴重，並且能製造成一個恐怖空氣的面孔擺出來，把皮包往床上一攢，把帽子往床上一攢。

可是他們也非常機警：當他上樓來的腳步聲傳到他們耳朵裏的時候，他們早

就停止活動了，他們都把東西搬回原位，都是側着脚步走路，氣也怕吐出來似地，都非常斯文地站在那裏，像一些靜待審判的小囚犯。

這些孩子當中，只有大些的一個穿的衣服還沒有破，那是他的一件舊棉袍面子改做的一件夾衣，已經舊得不成樣子，其餘的有的穿兩件小短褂，有的穿一件破長衫，屁股上面糊了許多泥巴，小些的袴子上有了許多黃的尿漬，鞋子都是一塊錢兩三雙的橡皮底鞋，不獨舊得難看，而且也快破了。有的連襪子也沒有，其中有一個穿一雙舊棉靴。

看了這些樣子，他忽而覺得這些孩子可憐了，瓜分鐘點的問題雖嚴重，但是他已經不打算由他們身上找發脾氣的機會了。他坐在床上，向他的第四個孩子招手，這就是穿棉靴的那個，王教授叫他去替他捶腿。

這孩子很害怕，不敢上前。

他想自己的面孔太嚴厲了，於是馬上拿出很和平的顏色對孩子說：

『來，我問你的話，乖乖！』

那孩子不想去，又不敢不去，躊躇了一會，後來終於很惶恐地站在他面前去了。這時候，他面上的怒氣全消了，好像對這孩子的興趣十分濃厚樣。他很親切地問道：

『你來啊！你去年幾歲，乖乖？』

那孩子望望他，望望一旁站的姐姐弟妹，他很高興爸爸這樣寵他的態度，他很親切地回答：

『五歲，爸爸。』

穿靴的這一個，一面回答，一面用小手替他捶腿。

『到底聰明！』

他稱賞了一句，接着又問：

『現在你有幾歲了，乖乖？』

「五歲了，爸爸。」

那孩子不加思索地說。

他不聽這句話很好，一聽這句話，他的氣不曉得從那裏來的，面孔扳得不成樣子，一疊連聲地罵：

「蠢子！蠢子！蠢子！」

順手兩個栗鑿，打得那孩子往書架底下鑽，不做人叫。

他打過了孩子，自己氣也醒了，掉過頭看見那孩子的神氣，又覺得孩子可憐，覺得自己的脾氣要不得，於是又把孩子牽起來，摸他的頭，叫他不要哭，從口袋裏搜三個銅板把他買糖喫。

他這時候心裏好像比較平靜了一些，可是他仍舊不能忘情於他所害怕的嚴重的事件，他背了手慢慢地踱到後面小房裏去，找到一張前三天的報紙，讀那上面的社論。不過他的腦子並不在那篇社論上，他的腦子裏只是在分析事件究竟是否

嚴重。他責備自己太糊塗，不該在教務處發氣，他覺得那些同事的面孔都很陰險；要是他們來瓜分他的鐘點，那是完全可能的事。

他在後面坐了五分鐘，僕婦來請用點心，他又踱到大房裏來了，那些孩子看見他喫點心，一個個整了身體，側了腳板，往外面溜。

他此刻所喫的是一種豬肉做的圓子，外面滾了一層糯米飯，剛從蒸籠裏拿出來，熱騰騰地冒氣，他兩口喫一個，喫得非常有味；不過他仍舊擺不脫那些倒霉的想頭。

「我真不該發那種無味的脾氣的，要是說我思想過激，來瓜分我的鐘頭，——」
他正這樣想，忽然他覺得自己膝頭上有個什麼東西，他低頭一看，原來是他四歲女兒的一隻小手。

那女孩子看他喫得嘴響，也學他喫得嘴響，慢慢地摸到他跟前，一隻手扶住他的膝頭，一隻手放在口裏呀呀地叫，眼睛看着他。

他全沒有睬她，只是兩口一個兩口一個地喫，放在口裏的東西太燙了，他就張開口吁出熱氣，用舌頭尖把那東西放在口裏打滾，這時候他正在想辦法；他打算明天到學校裏去解釋一番，這樣或者可以免得瓜分鐘點的事件實現。

那孩子把一雙手都放在他膝頭上，仰了頭叫他一聲『爸爸。』

他看了這孩子一眼，因為正在想自己的事，沒有理她。他要打發她走，但是一刻找不出好的方法，一會，他忽然明白她不走之理由了；他從碗底下夾出一個滾熱的圓子在那孩子眼前幌了一幌，說道：

「來，把口張開，張大些，乖乖！」

那孩子見有東西喫，就聽他的話，把口張大了。

於是他就趁這機會，就把那圓子塞進孩子口裏。

王教授的這個動作，究竟是有計劃地收拾這個孩子，抑是因為他心裏有事糾纏，以致有了這種疏失，我們無從知道，不過他那個辦法是很有趣的；那孩子被圓子

塞滿了嘴，燙得痛哭不出聲音來，只哼了一聲，向後轉，兩隻手一揚就跑開了。

王教授的這件事情又做差了，他自己也立刻覺到。連聲說：

「啊燙了燙了！」

他起了身，預備去抱那孩子，去把她口裏的圓子搯出來，但是那孩子怕他來謀她的命，一面哭一面跑，跑得很快，跑到樓梯跟前，坐下去，一級一級往下溜，他看見這
樣，也不去管她了。

他把筷子放下，嘆了一口氣，覺得自己很不行，生活悲慘。過了一會，他又在房間裏來回地走着，兩隻手背在後面，把右手背擱在左手掌心裏，口頰微動，壓在眉毛上面的幾條皺紋，在慘淡微黃的燈光之下，一上一下地動着，顯得他更加憔悴了他的聲音異常低微，自言自語地說：

「咳，明天我要去解釋一番，我沒有意見；瓜分李可法教授的鐘點，也許正確的，要我受他同樣的遭遇，那是冤枉，我必須聲明我一定——」

他聲音停止了，房間裏靜默了，房間裏只有他的腳步聲音。

一九三四，六月。